

全
邊
略
記

全邊略記卷之七

桐城方孔炤潛夫

蜀滇黔略

時我明肇造區夏。版圖厥貢。大師北伐。戊申迄辛亥。稱正朔者四祀。四方雄傑歸命者。率與侯封。其仁如天。蠢茲僞夏。尚據巴蜀。

高帝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顧時

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繇秦隴趨成都。上審諭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屋茅岡塞。土酋覃屋爲亂。命平章楊璟討之。勅璟曰。蠻賊恃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誅深入。傷損士馬。所得不償所費。今師擊之。但使遠去。毋出擾州縣也。不必窮其巢穴。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復命永嘉侯亮祖朱爲征虜右

副將軍往助伐蜀。大會征進。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四月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十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鍊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

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固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者。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指揮李某出白鹽山攻南城。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友德既克階文。遂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

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戴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瞿塘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旣至。友德下命諸將曰。彼勞困遠趨。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乃親迎敵。壽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時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

平方進。上聞之。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并進。使彼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朕前日所以與爾者。獨不憶乎。何怯之甚。詔至。永忠遂帥所部。奪夔府。鄒興等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鍊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出。

上流人囊糗筒水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
衣青蓑衣。魚貫出厓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
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
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篋裹船頭。置火器。
而前。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將士
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
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
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
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

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鑪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延命旦夕。何益。大軍入蜀。勢如破竹。城中軍民雖數萬。膽碎。豈能効力。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

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七月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目蹂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關志。舉城降。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

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四。川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宣撫司二。安撫司三。長官司十二。都司領宣撫司二。招討司一。安撫司四。長官司二十二。行都司領長官司五。播州宣慰。永寧龍州。爲二宣撫。草塘黃平。黎州。爲三安撫。泥溪平夷蠻夷。沐川播州。除慶白泥容山真州重安九姓平茶峒。爲十二長官。都司領石砦西陽。爲二宣撫。天全六番招討。八郎阿。角寨麻匪兒芒兒者。爲四安撫司。木頭靖州岳希蓬。石耶峒。巴梅峒。占藏先結族。塚匪族。白馬路族。山峒。族。阿昔峒。北定族。者多族。牟力結族。班班族。祈命族。勒都族。包藏族。阿昔族。思業兒族。阿用族。潘幹寨。疊。奚鬱。卽爲二十四。四川土官二十五。烏撒芒部。烏蒙。長右。隸兵部武選。四川土官二十五。東川知府。四人。同知一人。龍州判官一人。龍州宣府知事一人。馬湖。把事一人。信寧。海。溪。麻。刺。村。昭。平。堡。寒。水。寧。戎。明。

月三金巡簡入人。溪龍所用祿馬鑾夷白水大平瀘
沿驛丞七人。改流知府一人。馬湖右隸史部驗封
符都司領衛六。日建昌衛建昌前衛寧番衛越萬衛
有四。總爲里五年壬子正月元遣孽梁王把匝刺瓦
六十有七。爾密竊據雲南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叅政
吳雲奉召至雲南諭梁王曰。皇上聰明神聖隆
啓大業作孚萬邦。惟爾僻阻聲教遣使諭意祇若明
命亟奉版圖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柰何欲
以一隅爲中國亢哉。不聽。數日又諭曰。爾不聞元綱
解紐諸雄割據。天兵下征。悉膏鉄鉞。惟爾元君北走。

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戮。及宗嗣。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戰於昆池。爾如魚游釜中。其亡可待。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改館厚待。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祿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下矣。與副使吳雲俱被

害貴州宣慰使霫翠。言部落有隴居者。阻兵拒官府。請討之。上以隴居反側。由于霫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霫翠所請。不從。將啓邊釁。宜預防之。六年。四川蠻酋編張叛。命指揮袁洪討之。獲其男張壽。編張遁匿溪洞。餘黨散入雲南。上遣使諭洪曰。蠻夷乍降乍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俘悉編軍。如再不服。然後誅之。其所叛境。必以兵威震之。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駐兵索之。毋遺民患。九年八月。將征雲南。命領

川侯友德

傳

巡行川蜀永寧雅播修治城池關梁於

是金筑普定中岬乾溪等寨酋長相率來降十年正

月四川松藩等處蠻寇爲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

羌將軍帥師討彭晉貴平之置松江衛戍守十四年

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德興周

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

嬰錄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

國者盡智勇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終其身而後

止趙充國圖取羌馬援請計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

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逼王化。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興年老。不忍使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敗走。不敢復出。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旗于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自堯舜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畏。

威蓋恃崇山之固。倚林木之叢。跳梁出沒。虐良傷生。今命江夏侯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成仇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必欲摧堅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卽偕成等移兵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上勅賜慰勞。賜田一庄。九月朔。命潁川侯友德傳爲征南將軍。永昌侯玉藍西平侯英冰爲征南將軍。率師三十萬往征雲南。列侯吳復。余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遐方行師。常知其山川險易。朕嘗覽輿圖。

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旣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旣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師行。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恒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

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墳。羅鬼苗蠻犵狁。聞風迎降。十二月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沂流潛渡。出

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泗者先之。旣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記。俘二萬。友德悉縱歸。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

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元右丞寔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旣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勢合威振。寔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鐻方具。蠻寇復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旣遁。而復合心。必不一。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有土。

會率衆來援寔卜合勢迎戰。我軍鼓噪趨之。戰十餘
令。其會長多中槊墜馬死。蠻衆遂潰。斬首三千級。寔
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沙
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十
五年春。沐英等率兵掠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
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
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
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
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彌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

綴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
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
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背
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
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率歸
附。又畧建昌。元平章川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雲南
布政司領宣慰司七。宣撫司三。長官司二十。都司領
安撫司三。長官司三。車里木邦孟養緬甸老撾東里
八百大甸爲七宣慰。南甸于崖
龍川爲三宣撫。十二關納樓茶甸教化部王弄山虧
容甸處溪甸思陀甸左能寨落恐甸安南祿谷寨刺

次河草甸香羅瓦魯之因違羅必甸馬龍他郎甸者
樂甸紐兀芒市爲二十長官其都司領者安撫三潞
江鎮遠楊塘長官三茶山雲南上官一百五十一武
驛該施甸古隸兵部武選
麗江景東流江順寧永寧鎮沅蒙化孟良孟定知府
十人寶山南甸蘭州寧甸寧州富州北勝大侯雲龍
浪業部登州安寧威遠霑益羅維鎮康陸凉知州十
七人臨西嶧峨雲南亦佐羅次元謀知縣六人廣南
姚安府同知鶴慶府知事一人千壁宣府經歷一人
巨津師宗浪葉通安北勝領南姚州順州同知八人
北勝南安鎮南州判官三人雲南楚雄亦佐易門定
邊永平縣丞六人昆明雲南廣通昭峨定遠楚雄主
簿六人威遠州吏目一人五井順邊鹽井副使二人
連爲古刺騰衝樣備觀音山莎橋德勝關洱西在城
打牛坪晉寧易龍驛丞十二人金齒水眼鄧川州寧
蕃順寧尋甸禾摩村東山口浪滄江師井打牛坪盪
井金沙江十二關備溪江青索翼納更山蒲陀崇鎮
南箭桿場關索嶺鐵爐青水江黑鹽井西金沙江赤

水關定西嶺龍街關蔓神寨徐白水關南平關黑鹽
井阿雄村戛賴元江禾摩村安南坡祿騰煉象關楚
雄縣松詔鋪觀音山鳳羽鄉東金沙江回登關湯池
英武關巡簡二十五人改流二十五人知府三人鶴慶
尋甸廣西知州四人馬龍彌勒維摩阿維知州二人
路南蒙目府同知一人楚雄府照磨一人麗江典史
一人浪穹鹽井副使一人彌勒沙驛丞五人永平孟
哈潞江羅卜思庄雲南巡簡十二人宣化關甸頭樣
備神摩洞下江南安州普昌石門關彌沙諭雲南諸
井雲龍甸煉象關楚場右隸吏部驗封
夷詔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
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
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尤

肆陸梁。用是命征南將軍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部落俱已降附。特遣使齎詔諭爾夷目。不遵教化者。卽加兵討之。爾等其洗滌效順。朕同仁豈有間。初。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旣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無從稽量。宜設衛定其稅。元司徒平遼黑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爲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

足已督布政覆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刺諭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蕩除。戮其酋長。使之畏威。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其黨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

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征南將軍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八月命安陸侯復吳克總兵官平涼侯聚費爲副統軍往普定等勦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先是以大軍旣平雲南。卽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



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困城計。時冰英駐兵烏撒。聞之卽選驍騎一萬遠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十六年正月友德等平蒙化府。登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靡平。

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十七年八月。平緬宣慰司思倫發遣力令孟入獻方物。并上故元所授司印。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百夷是也。元時常屬緬甸。有城所屋室。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禿髮如僧。出入乘象。前代未嘗通中國。元始入貢。洪武壬戌間。大兵旣下雲南。取大理金齒壤地與平。

緬相接思倫發懼故遣使朝貢上嘉之尋以麓川與緬連境遂改爲麓川平緬宣慰使司仍以思倫發爲使兼統其地按元時本分置兩路今併爲一雖長于撫御却使緬夷氣勢漸張次年二月思倫發反邦師征之失利二十一年正月命穎國公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馬龍也卽甸之摩挐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封之旬餘抵賊營

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嘉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卽令諸將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衆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衆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衆必反走。然後大軍乘之。明旦賊驅百象來戰。衆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竄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

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衄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旣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師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應賊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墮以死巨師力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讐服平緬歲

入貢賦不復反矣。七月遣使齎勅諭征南將軍賴國公友德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囉囉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間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羣蠻外稱歸順。內實狙詐。聚集凶醜。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皆因將帥過言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號爲循良。固未可逆詐。然須豫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姦謀。然

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將假此輩爲名，偵伺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腹心。蓋蠻夷者，夫婦無倫，亂如羣犬。雖父子不相保，言豈可信？今欲降伏之，山險道崎嶇，林箐深邃，其人與猿猱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糧，待以歲月，然後可圖。八月，將征百夷，遣右軍都督僉事孫茂以鈔三萬二千錠往四川市耕牛萬頭，先往雲南屯田。已，又命曹震、又命耿炳文、又命陳恒、葉陞等陸續往屯，命布政司

給銀糴糧。諭沐英等設堡置驛。聖祖舉事其初。預慮周悉如此。二十一年三月遣使諭沐英曰。近得報知。平討百夷思倫發遁去。可移軍漸逼景東。然夷性頑獷。苟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邊去滇池遲行則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伐。五月先是上遣舍人潘旺諭英曰。近命普定侯陳桓領步騎二十餘萬爲爾聲援。如欲增兵當遣後繼。桓未及至。英恐後時失機。乃令其子春先往赤水河觀軍實。而

遣人來奏曰。百夷負固恃險。亦由雲南內地之人。互相煽誘。今欲大舉殲滅之。若干數十萬兵中。精選十萬往取景東及遠幹威遠等地。賊聞必率衆來援。因逆擊之。勢必克。但巢穴未傾。須用再舉。今東川越州羅雄把哲諸夷。梟驚未服。必須併力勦捕。一以資給糧餉。一以驚懾餘衆。使賊聞之。姦計自沮。仍于寬衍之地。爲來歲屯田之計。內地既定。續議大舉可也。東川一部。稍爲強盛。今罪狀已露。尚恃姦勇。必用進兵。庶可宣揚威德。上然之。九月友德等將兵討阿資。

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友德等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審正從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并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蹙。與其母詣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

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二十二年正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施南忠建二宣撫司。施南忠建蠻叛涼國公玉討定之。置平壩衛指揮使司。置景東蒙化二衛。貴州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安撫司一。長官司五十二。蠻夷長官司二十。都司領長官司十二。貴州宣慰金筑安撫。貴竹水東青山。割佐龍里白納底寨。養龍坑施溪黃道溪木德江蠻夷沿河祐溪偏橋而阡苗民葛章葛商龍泉坪銅仁省溪提溪大萬山平頭著可烏羅麻響木瓜大華上馬橋大龍番程番小程方番金石番韋番洪番盧番羅番盧山都勻平川六峒邦水豐寧平定慕改頂營十二營庫佐寧

谷寨西堡為五十二長官。中曹垂西都坪峨異溪都
素朗溪鎮遠金容金達邛水十二峒潭溪八舟洪洲
伯里曹滴洞古洲西山陽洞湖耳亮寨歐陽新化中
林驗洞赤溪古洲西山陽洞龍里為二十蠻夷長官。
其都司領者新添小坪伐把平寨丹平丹行楊義樂
平代平浪九名九姓獨山州為十二長官。右隸兵部
武貴州土官一十五鎮遠府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
官一人安順州同知一人知一人普安
州判官一人。婺州縣丞一人。曹溪渡瓮城河盤江谷
龍的成河單韓偏刀水巡簡六人。司獄一人。改流二
知縣一人。婺州巡簡一人。都蜀黔既平春二月。命景
儒五堡三坑。右隸吏部驗封。
川侯震。曹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
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
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礪一道至。

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是月征古州。諸洞蠻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鑼。蠻三月俞通淵兵克龍里四寨。又克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七月命普定侯恒陳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生苗乃馴。十二月命通政司經歷楊大用。使百夷。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英。沐討之。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力。廝郎。

力廝養所爲。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遣大用齋勅往諭。大用至麓川。思倫發遂以象馬
白金方物入貢。請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
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力廝郎等一百三十七人。
百夷遂平。二十三年六月。遣尚寶司卿楊顥。閱試雲
南左右前臨安曲靖金齒大理洱海楚雄九衛軍司。
尚寶司丞楊鎮。閱試貴州普定普安平越興隆五衛。
及舊平夷留平新添三千戶所軍馬。顥所閱者。官一
千三十五員。士卒八萬七千三百七十人。鎮所閱者。

官三百七十一員。士卒二萬九千六百五十九人。二十四年八月。雲南左布政張純奏。維摩雲龍永寧浪渠越順等州蠻民頑惡。不遵政教。宜置兵戍守以控制之。上報曰。蠻民習俗。自昔與中國不同。爲政者。羈縻之可也。十一月。越州土酋阿資復叛。命前軍都督僉事何福爲平羌將軍討平之。次年正月。福移師討雲南都勻所部九姓等處。及畢節囉囉諸蠻克之。遂與都督毛鼎等謀還兵討五開洪泊諸洞。未行而諸蠻復叛。南侵貴州。北蹂畢節。東接沙溪。西逼威清。

之境。福乃命畢節諸衛嚴守備禦。茅出等直擣其巢。擒蠻首戮之。因築堡屯守。乃進兵征五開等處。時福又遣人奏。故宣慰使翠靄妻奢香驚駭不服。請兵討之。上以其非稔惡。不許。二十五年。命涼國公玉藍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迺勅景川侯震曹四川訓練士馬。以俟調用。諸軍糧兼給米鈔。存其餘以餉建昌之卒。十月。遣使諭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兇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卽羈

之勿令復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用高峻。用此計也。且月魯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在。卽遣兵進攻。若來降。密爲之防。事起所忽。不可不慎。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校。亡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其柏興州賈哈刺境內摩娑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賈哈刺者。摩娑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從月魯帖木兒叛。十一月。王兵次柏。

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伏誅于京師。玉因奏四川之境。地廣山險。控扼西蕃。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足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邛縣。西連松茂。硯黎當土蕃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置增軍衛。下羣臣議行之。遂築邛部諸城。置越雋衛守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其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

請兵致討。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兇渠已殄，人知順命。雖獷悍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逗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卽還京。玉遂班師。二十六年十一月，戶部奏貴州宣慰司安約言：水東所統異種蠻民，言語不通，雖承納租賦，而近年逋負益多，逃徙隣境，無從征納。四

平侯春

沐

亦言水西土官靄翠所納稅糧八萬石連

年遞減至二萬石然亦不能供也

上曰蠻夷之人

其性無常但羈靡之足矣其貢賦之適負者悉免徵

逃徙者招諭復業二十七年十一月宣慰安約貢馬

二十六匹以免其積年逋租故也二十八年正月鎮

守雲南西平侯春

沐

督何福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

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殺掠害民

命諸

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

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

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貴州土官何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二十九年十一月。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居宗必登等。不納糧。差十二月。攻破濶水。尅宗那。革賈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

後勦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懾服三十年
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
鎮撫井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攻
燒益急得曰爲國守邊父母在城賊勢如此若城不
能守父母不能救何用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
殺數十人得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于陣
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
人所難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烈丈夫哉追
贈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子襲職鈔帛恤其家

十一月平緬蠻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春沐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三十一年五月西平侯春沐擒刁幹孟。思倫發還平緬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誅。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師征水西蠻。旣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永樂初。

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元年沐晟奏車里宣慰土官刁暹答剽威遠請討之。上曰昔皇考之世思倫發爲其下所逐。但遣人諭之。怙終不悛。乃發兵殄此成法也。今始遣使賜賚諸夷而遠繼以兵。何以取信。且聞車里已納上威遠印信。悔過之心已萌。可令雲南都司移文未幾刁暹答遣人來朝謝罪。并還所掠。二年四月麓川平緬宣慰思行發遣人訴孟養木邦數侵其地。時孟養木邦方遣貢。部臣請以貢使付法司。上曰蠻夷相攻。自昔有之。執一二

人未足以革其俗。曲直未明。遽罪其使。祇阻向化。可
令西平侯遣諭之。宣德二年。四川按臣奏。松潘塞蠻
阿用等。糾集黑水生番。萬餘出掠。遣指揮陳傑往禦
之。被害。今調李興討之。上曰。或者邊將有以激之。
蓋由松潘千戶錢宏。往往征交趾。憚行設策。詭言番蠻
剽掠。則免矣。官軍遂入。麥匪等。篋逼取牛馬。番人忿
怒。以此遂亂。都司以聞。上曰。朕固疑之。果然。切責
守者。後番蠻結弟等。歸罪聽撫。斬錢宏于松潘。九月。
以緬甸大頭目莽得刺爲緬甸宣慰使。從其蠻情所

推也。四川龍州土官知州薛忠義奏乞改爲宣慰置軍。上曰龍州開治歷年久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必實從。其遵舊章勿議。八月初四川都司本處官軍除舊操備九千五百餘人。又有運糧守堡者千三百餘人。又松潘調往六千八百餘人。通計近二萬人。若依三番更代餽給實難。兼守城軍士不足。乞如寧夏例兩番還取衣裝便。上從之。都督陳懷奏松番衛南至保縣東至江油城池開堡三十餘處。皆諸種生熟番蠻雜居。其官軍分守悉

經奏准。且今疊溪雙馬諸寨番蠻。或肆攻。或聲聚。都司所奏兩番者。猝難應助矣。行在兵部侍郎王驥議。如寧夏例可。懷復奏討蠻。上重恤人力。召之還。勅叅將蔣貴曰。興師動衆。古人所慎。爾宜熟計。番果帖服。擇所領壯盛爲守。而以老弱轉餽。毋令久勞役也。正統元年。初。洪武間克平雲南。惟百夷酋長思倫發未服。後爲頭目刁干孟所逐。赴京陳訴。命爲宣慰。回居麓川。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雲南。設潞江千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元年。陞孟

養木邦爲宣慰司。孟養宣慰刁木旦與鄰境讎殺而死。緬甸乘機并其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爲木邦宣慰所殺。是時思倫發已死。長子思行發襲父職亦死。次子思任發襲元職。爲麓川宣慰。狡獪踰于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適會緬甸之危。思任發侵有其地。遂欲盡復其父所失故地。稱兵擾邊。黔國公晟奉勅征討。會同都督沐昂方政于正統三年冬進兵金齒。賊遁入景罕。追抵高黎。斬首三千。追至空泥。我軍敗績。方政死之。廷議調湖

廣三萬。貴州一萬。四川八千。專于晟。以雲南倉儲五十四萬一千餘石。供億之。命太監吳誠。吉祥。監督。叅將吳亮。馬翔。張榮。爲副。松潘都揮趙得。奏祈命。簇商巴爲寇。乞發大軍。兵書王驥以爲宜。上命都督李安。充總兵官。僉都王翺贊其軍。勅趙得曰。爾稱商巴叛。比有言其非叛者。所部迫我糧耳。激變之罪。姑記之。旣而翺至。出商巴于獄。招其弟。審無反謀。爲衛同知。趙諒所誣。乃還商巴所領銀印。使還故地。而誅諒。謫得戍粵。松潘遂平。五年五月。大軍至金齒。馬榮

逗遛不進。至芒部。榮令盧鉞敵之。敗。榮棄符驗軍器以遁。上命紀昂死罪。械榮等會鞠論斬。七月。木邦發兵助征。其祖母美罕板率其孫罕蓋法等戰。思任發于孟彌斬首三萬。詔授罕蓋法懷遠將軍。封其祖母八月。思任發致番書于滇帥。謂始因潞江安撫司線舊法邀報仇。其後乃誣入寇。致大軍壓境。不勝恐懼。欲遣使匍罪。乞使人導奏于朝。賜憐免戮。上以麓川久無功。勅沐昂議進止。昂報非二十萬人不可。大調于楚黔蜀者三路進之。灣甸芒布騰衝其

徑也。六年刑侍何文淵。諫麓川之征。本兵王驥英國
輔。駁之。阿太監王振意。乃命定西伯貴驥總其兵。王
驥督之。戶侍郎徐晞于東南檄芻糗以從。進士王文
奏。麓運險遠。其姚安州縣土官。積甚豐。令輸之餉。而
償之。其木邦緬甸等夷。不畏瘴癘。熟知道路。臣請往
令發二十萬。自備象馬。與大軍刻日以投。王驥奏。臣
軍境上。孟定府刀奉來率降。而盛夏未宜枹鼓。大理
守賈銓。楚雄守馮郁。驅獷悍以餉軍。乞嘉擢。冢宰郭
璉請如議。上曰。征南將士。俱未賞。不宜先陞。餽運

之官。璉等頓首謝不及。驥奏上江之捷。曰十月之初。冉保由東路灣甸細甸破昔刺。臣及貴由中路至上江。賊弩石如雨。十日南風大作。順風焚其排柵。火徹晝夜。賊將刀放等俱死。遂拔其寨。斬馘五萬。上賜勅勞之。七年驥報下江之捷。曰由夾象石至騰衝。李安領其軍。賊將陶孟靠者罕心等二萬。列七營于山。我軍劉聚緣嶺而上。進于憂賴隴。把勢大振。十二月抵賊巢。賊伏兵泥箐。驅象突陣。我軍敗之。賊主馬安山會冉安已從東路合木邦而降。其十二寨元江同。

知杜凱亦合車里而降。其孟通等俱詣軍門。撫令復業五千餘戶。乃阻其歸路于莪渡。合兵焚溺數萬人。賊父子三人從間道走。所獲原給帑符金牌司印三十二。平其巢穴。于是月望日班師。上謂侍臣曰。窮兵黷武。非朕所喜聞。兵行之際。不免害及無辜。其令貴驥等凡所招徠者。善撫存之。驥奏。木邦宣慰罕蓋法破賊板罕貢章等寨。思任發父子走金沙江矣。殄滅可待。上曰。木邦緬甸既願自効。其勅沐昂加勵。圖成果能生繫賊首來。其麓川土地人民悉予之。八

年驥奏臣數追往緬甸索思任發不報蓋緬甸以此
賊爲餌要求土地而賊子思機發復據麓川臣欲大
舉餉詘未能持久也。上命大調諸軍復加征討賊
子思機發遣其子哀准至金齒告降。驥慰諭之而去。
九年驥同貴昂集兵入緬甸。緬甸故載賊首以金樓
船而暗從小舟以遁。蓋緬利木邦之水木邦利緬之
鹽相爲齒唇。木邦期得麓川地。緬期得孟養戛里地。
則元兇獻矣。大兵擣其巢擒思機發妻孥九十餘人。
象十一隻。執其男齒蓋至京。没入御馬監。九月立雲

南隴川宣撫司。以麓川頭目恭項爲宣撫使。而思機發餘黨陶孟刀等劫其印。上曰恭項新授。夷情反側。昂等其宣威恩。務在寧靖。十二月緬甸宣慰卜刺浪等遣思倫發及妻孥三十二人。付于千戶王政斬其首函之。及俘馳獻京師。緬人并貢金銀象牙土錦。上命卜刺浪襲其宣慰。木邦宣慰罕蓋法乞麓川之地。守臣議以孟止與之。十二年七月僉事李壻奏雲南初立木邦等宣慰司。孟良等府。惟以羈縻遠人而已。近改瓦甸等官司。隸布政司。又開設騰衝州。濫

保土官催辦。差發金銀。騷動夷人。致使含怨。遂成西南之患。臣以爲金銀有名無實。俱遞年番臣橫歛入已。朝廷不得其用。乞一槩罷免。惟令依期貢獻。方物以彰柔遠之恩。庶可杜絕邊釁。戶部言金銀係洪武制。難爲除之。思機發之與孟養。相表裏也。雖曰會勦。而緬船春瘴。首尾不應。攻取極難。于是思機發遣其頭目刀克猛等來貢象馬。帝曰。資之。十四年二月。總督王驥。總兵官聚都督張輔。田禮。侍郎侯璉等。自騰衝至金沙木邦緬甸。各舟師來會。進焚其寨。賊

子思機發。思卜發遁去。命驥等回京。而貴州副使李
睿有諸苗連結之報。動以萬計。攻劫貴州。本兵鄺埜。
議靖遠伯驥總兵聚等。分據要害。以次滅除。驥言生
熟苗蠻。乘時蜂起。攻圍清浪。調雲川三萬。臣勦之于
東路。調湖廣二萬。聚勦之于西路。勅曰。雲南不可
調。于川湖合十萬之師。必能滅寇。時苗賊滋蔓。西至
貴州龍里衛。東至湖廣沅州衛。北至武岡州。南至播
州。幾二十萬。共困貴州平越衛已久。驥等請益兵。從
之。景泰元年。本兵于謙劾奏。官聚駐軍水西。女王官

深有效順之心。領軍秣馬。而衆不能鼓舞。顧縱朱暹
歐觀等。勒取安宣慰。及畢節金銀子女。以致激變。羅
羅十萬。燒劫畢節。宜執聚明正典刑。從之。貴州新添
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久不解。侍郎璉部署鄭儁攻
其都盧寨。而土官安隴亦敗水西賊。斬首百餘。雲南
兵由烏撒進畢節。而普安土官隆本亦至。斬首七十。
遂克彌勒南窩十餘寨。而驍兵亦會于重安江。自是
諸圍悉解。由興平抵鎮遠。道路皆通矣。二年。總督湖
廣王來塘報曰。貴州賊首韋同烈。僞稱苗王。屯興隆。

之截洞。復攻平越等衛。總兵梁瑤自沅州來。與方瑛
會擊。敗之。賊退保香爐山。方瑛由龍場。陳友由萬潮。
毛福壽由重安江。破翁滿三百餘寨。斬首三千四百。
撫衮水二百寨。復所虜千七百人。令兵還香爐。賊懼。
縛同烈請軍門降械之。赴京。大軍移清平。諸苗都勻
等寨。具牛酒迎降數千人。悉令復業。召總兵官還。
三年沐璘奏割隴川之底麻地。以從木邦之請。當也。
五年緬甸復索地。守臣奏與以銀憂之地。乃送思機
發及妻孥六人。檻車詣京師。四川草塘賊黃龍韋保。

僞稱平天王。攻播州。都御史蔣琳總兵方瑛進克垂西。次谷種。垂西破。斬首七千九百。獲虜男歸二千七百。人韋保等械俘。冬。楚都督陳友奏婁羅絞洞等寨。及清水江苗萬餘流劫黃土坡平茶。欲攻銅鼓。擊之。斬首三百。指揮戚安等八人死之。六年。董卜韓胡宣慰司克羅俄監掣。曾遣奏乞賜勅約束生番。兵尚書謙議。此曾鴛詐誘納董敏招亡謝證。若允所請。必借天聲。頃乃都落強盛。蠶食雜谷。交結商巴。从懷窺蜀之謀。所進番文詞悖語誕。移文松潘兵備侍郎羅綺。

勘實以聞。綺奏土番張蠟國師商巴。幸而天斃。其姪
吾兒哲。其惡尤甚。幸有南柯兒與之構怨。以計致之。
乞降勅圖之。部議番夷轉移之間。向背不測。本是親
屬。萬一謀泄。則是中國教令外夷。戕害同類。非所以
訓天下。帝是其說。蒙能者。岷庶人家僮。竄伏苗蠻。
僞稱蒙王。爲妖書。糾衆三萬。攻隆里新化銅鼓諸城。
楚撫王永壽。太監梁達。告急。命南和伯瑛方佩平蠻
將軍印。充總兵官。征之。時貴州平越賊首阿弩王阿
榜苗金虎等。亦稱王劫寨。與銅鼓賊勢相倚。並勅

付瑛。蒙能遂破銅鼓。指揮王廸六百人爲所斃。七年瑛破蒙能于平溪。分爲三路。一自清浪由硃砂。一自平溪由羊兒。一自鎮遠由馬場。冬破板鬼等百六十寨。斬馘三千二百有奇。帝勞之。天順元年瑛同總督石璞移軍天柱。克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寨。斬金虎侯等千四百九十人。瑛削蒙能之黨。藕洞諸處克百九十五寨。斬功二千八百餘。進兵武岡。克欄牛等五十四寨。全軍還武昌。勅旨班師。三年方瑛奏報東苗勦事。曰臣瑛進青崖。李貴進皮箐。劉王

進谷種。李盧進鬼山。所克水車壩。擺傷等寨。百有八十。復進貢董農竹四百三十餘寨。前後斬馘五千五百有奇。全師回營。成化初。楚撫王儉奏赤谿浦洞之苗。率李安征之。得六百四十餘顆。三年。四川戎縣山都掌蠻作亂。諭襄城伯瑾李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兵書程信提督之。太監劉恒監之。往捕。學錄黃明普上敘州山蠻之策。竄徙隣境。以離其黨。散其民于烏撒四府。安恤之。分屬漢夷。以別其類。按永寧界者。割隸永。接芒部者。割隸芒。而該縣止攝漢民。可也。據

賊固守以待其斃。馬湖敘州無北走之路。由納溪至永。永至芒。以斷之。半歲爲殍矣。宋時多剛縣夷爲寇。用白芳子兵破之。白芳子卽今之民壯。多剛卽今之都掌寨也。鄉兵平夷。既有明效。南路從金鷺進大壩。中路從戎縣進箐前。北路從高縣進都掌。小寨易攻。大寨亦從之矣。侍讀周洪謨言。都掌之地。多不過二。自寨守臣親臨。擇其主名。立爲長官司。以統各寨夷民。戎縣不與之約束。不勞兵革。而邊境自寧。上曰。其言有理。四年。尚書程信等至蜀。之永寧。芮成由戍。

縣。吳徑由芒部。崔旻由普市水腦。毛榮由李子關。宰
用由渡舖。羅秉忠由金鵞。都御史陳宜王浩與信等
分督之。攻得龍背豹尾七百五十六寨。斬首千五百
有奇。山蠻遁敗。遂遷瀘州衛于渡舖。增置江門。水流
崖洞掃等關堡。改大壩爲太平川。設太平長官司。所
謂分裂其地以控制之。乃从安也。勅班師。先是成
化初。安南寧遠州目刺孟等寇臨安。至是雲南太監
錢能欲通于安南。令指揮郭景齋勅往焉。國王梁
灝亦遣陪臣隨景來。部議滇中非交趾貢路也。假道

動衆宜備不虞。十二年勅四川巡撫張瓚捕播州賊起。宣慰致仕楊輝理土兵以諭賊。松潘總兵堯武亦奏蠻與官軍戰勝。乞助兵。十三年瓚督輝攻苗天壩千等。斬首四百九十六。就撫男女九千八百人。本兵項忠請聽其撫降。勅勞之。輝嬖其子友。乃通賂於瓚。瓚乃盛陳楊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爲安撫使。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旣而爛土諸苗齎果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也。時

時攻安寧。瓚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雲南巡撫王恕奏安南時窺臨安。于蒙自蓮灘市銅鑄器。又下界外設官譏察。自吞并占城。時懷乘勝之妄。今臨安衛僅二百羸卒。通滇二十五衛。不過萬二千人。地雜諸夷。賦稅甚薄。取給屯田。僅足一年之食。乞于東山靖西洱海十二衛中。量調四千。更番戍此。增一副使以飭之。暫止開班銀課。例貢寶石。以甦民困。詔從其言。十四年。蜀撫張瓚修浮橋。沿月城。以無阻棧道之糧。計破松疊番夷。誅撒哈等一千有奇。所滅寨

五十有二。所降寨百有五。增墩堡九。築茂州城一。遂
班師。初議建播州安寧宣撫司。懷遠宣化二長官司。
靖南龍場二堡。命楊輝董其役。益以家丁土兵守之。
貴州總兵吳經請調清浪沅州援以制獅子孔羯獠
之賊。十五年吳經以平西堡賊報捷云。賊首阿毛堅
婁等。俘斬二千一百有奇。破洞五十四。燬寨五百七
十餘。是役也。雖濫亦威。雲南寇盜未息。貴所司停俸
戴罪。大帥沐琮乃勦石屏昌明之夷。以四百計。諸司
復俸如故。先是楊輝條立宣撫司。爛土諸夷惡其逼

已黑苗齋果等。攻圍安寧。輝子愛。幼弗能支。勅川貴
助之兵。十月。緬甸以擒思任發功。乞孟養貢掌地。乞
金齒衛軍李讓爲把事。兵書余子俊等。以爲思任發
族屬累經赦宥。思洪發不聞有過。豈可奪其土地。李
讓中國人。而與爲把事。是變于夷也。宜勿許。上勅
如之。十一月。貴州巡撫陳儼奏。播苗橫甚。乞調楚蜀
粵軍三萬。允臣節制。余子俊曰。賊作于四川。而貴州
守臣節制。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川庶凶荒。兩藩舟
楫不通。肩担背負。師力至憊。心腹憂也。上曰。守臣

輕率哉。十二月四川敘州府奏。白羅羅羿子與都掌
大。霸夷相攻。侍郎周洪謨曰。戎珙筠高四縣在宋元
時皆立土官。以夷治夷。羈縻而已。國朝代以流官。措
刻激變。洪永宣正間。四征四叛。景泰成化間。屢出爲
惡。都御史汪浩乃殺保寨二百餘人。夷怨入骨。爲誘
殺也。轉肆流蔓。惟立土官治之。令夷自推寨主。則不
仇不擾。夷漢相安。夫土官有職無俸。無損國儲。有益
邊備。綱目相繫。諸夷自靖矣。陞四川僉事戴賓爲副
使。整飭松潘兵備。初巡撫孫仁奏。松潘爲四川西陲。

重地。深居蕃境。外則東通任昌。蠟梅。南隣董卜。韓胡。西連烏思藏界。北接羊洞洮州。中則大小二姓。寨簇部落。彌滿山林。環據險固。而東南兩路。一線相通。我軍關堡。連絡叅雜。夷性往者。重臣宿將。填之。今乞擢副使一人。職位略崇。報可。初。雲南寧遠。建水二州。俱隸臨安府。後寧遠爲安南所陷。黑脚百夷。歲擾車里村。都御史吳誠言。石崖拍敢二山。乃界地也。宜鑿斷其路。以蠻汪寨。與交人互市之所。設巡司。而官其土人。爲便。從之。十七年。吳誠奏。令土官遣子。于儒學讀。

書使知夷俗可變而爭襲之弊可息其地遠年幼者
開學延師。上曰土官世脩職貢而爭襲往往有之。
由于政未化于教也。其令各遣應襲子就學使蠻貊
爭爭之風潛消而華夏禮義之化遠暨。願不美歟。先
是安南王黎灝攻老撾殺宣慰刁桂雅其季子怕雅
賽歸依八百宣慰刁攬那送匿之于景坎仍扼襲交
人大敗之。朝廷賞其保障之義賜以銀幣十八年
雲南總兵沐琮奏木邦宣慰司孟密夷婦曩罕弄威
力日盛與木邦八百興戈聞其往結交趾借之兵請

勦之以除患。本兵張鵬。內閣珣。劉集議撫諭之爲良。

上曰可。其遣大臣宗丁以往。雅伯賽謀報父兄之

仇。覬雲南發兵助之。守臣沐琮以請。上曰。前代視

蠻仇殺。以爲其黨破壞。爲中國利。朕甚不然。交趾老

撾諸夷。屬服有年。朕視之如赤子。救急解仇。中國體

也。其令琮遣諭之。各守境土。睦鄰保民。十九年太監

蔡用奏。火掌壩番蠻糾聚爲虐。乞征之。部覆從其言。

上特勅巡撫孫仁。提兵壓境。切勿輕動。罪止其人。

時番夷小八蠻。本爲報復私仇竊掠。而蔡用欲興兵

以邀功。嗾孫仁具其事。兵部復請。業已許其用兵矣。
上復疑之。故勅意專責成于仁。及後招討司果擒
其首惡十餘人。以獻梟。地方寧謐。迄不用兵。亦無他
患。曩罕弄之竊據孟密也。其隣境土官不平。欲伐之。
曩罕弄潛遣人從僻路抵滇。至京。進獻寶石黃金。奏
乞開設衙門。徑屬布政司轄。兵部爲之覆奏。下內閣
議。大學士安萬欲許之。劉翊劉吉不然。曰孟密木邦
所屬也。曩罕弄叛而請命于朝。許之。凡土官宣慰誰
不解體。是卽周天子命三晉之意。不可從之。安曰聞

有欲興兵大舉伐之以邀功者。往日麓川之事不可不戒。珣等曰。何以伐爲。曩罕弄果弗靖。但勅其旁。干崖孟養等宣慰。令各兵促之以夷攻夷。蕞爾小醜。亦何能爲事。遂寢。旣而吉以憂去。朝廷因雲南守臣之請。起程宗撫諭而序班蘇銓。承受安風旨。以露於宗。曩罕弄復具奏。二十年開設孟密安撫司。以夷婦曩罕弄子思柄爲安撫。隸于滇藩。時水邦爲孟密所侵。兵力積弱。雖屢奏訴。而孟密據寶井之利。資結當道。力主開設之議。故事竟不直云。二十二年五月。貴

州宣慰使安貴榮。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宣慰使宋然。世居貴州城側。管水東貴竹等十長官司。皆設治所於省會。銜列左右。非有公事。不得擅還水西。至是。令貴榮巡所部。趣辦貢賦。御史鄧庠。兵部郎費瑄。勘貴州邊事。土爛等特以天壩千築堡之故。互爭土田。親詣都勻。清平按視。苗實無稱王諸狀。守臣希覲。用兵。輒出危語以劫之。庠瑄不從。遂招苗衆各歸。所侵土田。于是兵不果用。因舉叅將彭倫而劾都督吳經。太監張成等。詔從其議。九月。侍郎何喬新。勘

奏播州本古夜郎牂牁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端據之。歷五代宋元。以至聖朝。子孫相承。世襲其職。敦龐淳固。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爲夷俗。今楊友家患不均。奏其弟愛僭淫妖語。臣往勘其情重者。囚之。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从矣。奢僭淫暴之罪。蓋或有之。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以不治也。初宣慰楊輝。溺其庶子友。欲授以職。而不果。輝欲割地。授友以官。謀於張淵。言天壩千。本州懷遠故地。爲苗據。請討之。前巡撫張瓚。受輝囑。以其地。

奏設安寧宣撫司。冒以友任。以所積金玉器用錦綺服飾并莊田。召諸子均分之。輝旣歿。淵乃與友潛謀刺愛。誣奏不軌。喬新勘之。直愛而誣友。詔允所科。思柄旣得。專孟密之地。先後奪木邦者二十七處。騎橫益甚。木邦宣慰罕。乞法暴其事。遂追諭督撫程宗紹。問狀具獄。杖弘治五年。貴州苗作亂。命顧溥充總兵官。鄧廷瓚總督之。土兵八萬進討。都勻長官司塞苗也。富家長脚破百有十寨。吁小醜若是乎。專閭以穀也。悠矣。十三年初。木邦宣慰司罕。乞法迎婦孟乃。

爲部下信蠻所遮不得歸。而孟密土舍思牒因侵據
水邦地。總兵沐琮。太監劉昶。巡撫張誥。兵備黃東山。
趙炯。毛科。荆茂等。會議勦而撫之。夷俗相傳。孟密素
畏思陸之兵。思陸者。麓川遺孽也。兵備以爲然。許之。
思牒聞之。亦解去。罕它法得歸。部落稍附之。未幾復
貳千戶尹銘者。嘗從撫夷。因言思牒可擒狀。于是炯
科捧軍門檄。會兵騰衝。又徵潞江土舍所侵軍貯。爲
徵孟養隴川南甸于崖兵。藉此挾撫以成功。思陸領
衆馬渡江。思牒亦柵守以待。我挑詈之不出。乃爲緬

書告和。時爛營災。軍乏食。採蕉心咽之。因問譚而孟
養同約降。頗有怨言。各宜撫相。次麾軍還。蹂踐者莫
知其數。科至孟都。思標遣目曩方請事。科令備方物
貢償官軍餉糜。退所侵地。曩方唯唯。無何皆至。撫鎮
官錄奏茂烱東山及科之功。適科齋捧在長安。具疏
自敘其勞苦。而妬茂居首功。本兵劾之。下于理配贖。
而御史余本實復繫尹銘拷訊。銘希指証科。藉撫殺
夷數百人。科不服。更訐本實東山私事。遣官往勘之。
東山遂得罪逮。而科烱銘免之。雲南御史謝朝宣奏。

孟養夷酋思陸本麓川叛賊遺孽。竄居迤西金沙江
外。成化中嘗據緬甸之聽。蓋弘治甲寅徵調其兵渡
江。遂復據騰衝之蠻莫。又率木邦起兵攻燒孟密。
撫司殺掠夷民二千餘人。劫衆馬金寶。有併吞孟密。
覬覦故土之思。迤西人恭們騰衝人段和。亡命爲之
謀主。屢撫不聽。指揮黃昇承委兩至夷方。取到緬書。
詞多矛盾。疑涉交通。乃金騰太監吉慶貪暴無狀。酷
刑私欲。繫繫軍夷衆相鼓譟。今矢不制。必成腫癰矣。
雲南叅政李韶奏。溫滄衛與北勝州同一城地域廣。

遠與四川建昌西番野番相通。邇年西番土舍章輓
高連等恃倚山險招服野番千餘家爲莊戶。遂致各
番一志。動輒殺人。而州官無兵。不能禁制。衛官且大
廢軍政。恬不加意。又姚安府大羅衛賓川州有賊穴
六七處。軍民受害。請添設兵備。副使於瀾滄城。以姚
安大羅賓州鶴慶麗江大理洱海景東府州衛所屬
之。于野番用撫流民法。于賊巢用立保甲法。朝夕經
理。不出數年。章輓高連之頸。可繫麾下。野番賊巢之
惡。可弭大半矣。初貴州普安州土官龍暢旣老。子禮

幼而代職。聽營長阿保之讒。父子相仇。暢有妾曰米魯。雷益土官安民女也。禮及阿保。皆通焉。暢遂毀掠阿保。而誅禮。久之。阿保與米魯作亂。攻暢。得寨百餘。暢逃之雲南。守臣臨重兵。召盟戒息。米魯乃毒暢。爲傲滋甚。阿保與其子阿鮮。堅築四寨。僭用黃旗。聲言攻普安。東寧伯俊焦撫院錢鉞。都司劉英。檄土兵三萬。斬阿保于查刺山。米魯走雷益。雲南金騰太監吉慶爲言。孟養思陸乞貢方物。部持不許。巡撫李士寔請許之。又請思櫟已亾。思落護印。乞與冠帶。部終持

之曰利其貢者。侵地終不可復。若與思落冠帶者。篡取啓爭。仍令思牒妻子掌典。從之。于是守臣沐昆畫上三策。征勦也。切責也。脇撫也。正名義以行天討。勵兵威以昭曠度。植疑黨以逸邊民。大司馬報曰。下策乃上駟也。十四年。貴州官軍討米魯。失利于阿馬坡。普安州幾陷。上命尚書王軾往督其軍。太監楊友等俱戴罪。賊婦米魯營長福祐詐稱降。復聚衆燎寶甸。益圍普安。及圍安南衛。虜楊友以去。藩司閻鉅劉福升將李宗武等四人俱被害。王軾至。請調各宜慰。

發兵從征。播州楊斌。酉陽冉廷甫。永順彭世麒。保靖彭仕壠。泗城土舍岑接。八道以進。趙晟自大盤江。張泰自小盤江。崔鐸自舊盤江。兵備周鳳。自砦布。總兵曹愷駐江東岸。米魯斷首于陣。凡用兵五月。破寨十。禽斬四千八百有奇。俘以千計。降勅陞獎之。思陸之歸蠻莫土地也。守臣疏曰。蠻莫原隸木邦。成化始爲孟密所有。至弘治十年。又爲思陸據之。連年構禍。今始平定其地。旣不可復與木邦孟密。不可割畀隴川干崖南甸三宣撫。欲開設衙門。則地方懸遠。瘴癘。

難守。宜暫於騰衝歲撥官軍四百分番往守。以俟更議。其思陸前有助平思牒之功。今有悔過納款之順。請賜名目冠帶。部悉駁之。後思陸不受冠帶。乞宣慰印。不許。十六年初保靖蠻酋彭萬里以歸附。領宣慰。白巖大別大小江二十八寨。其弟麥谷踵之子殺其嗣代爲仇敵。其孫勝祖以正統從征。功授多江長官。爲世英乞襲。而嫡宣慰仕瓏輒敗之。奏許尋戈已解。復結部院請令世英歸所據小江七寨。於仕瓏止領。大江七寨聽士瓏約束。官軍來守而徙世英于沱埠。

以絕爭端。以後土官應襲子弟。悉領入學。漸染風化。川革夷頑。如不入學者。不准承襲。十七年。追治普安州敗軍之罪。初。土官之醜于米魯也。其妾適烏。數以賄求立。及米魯福祐之。殺阿紀。適烏也。亦數以賄求撫罷兵。都御史錢越副使周鳳指揮劉英遠任禮張英皆受之。少監楊爰總兵焦俊至。所遣需索。坐取侵牟。賊穢狼籍。既殺阿保。諸人自以爲功。吳遠既使人索賂。而兵益近。福祐怒而劫營。遂失利。阿馬坡而行。聞諸領軍莫不懷壁自解。于是渡江一敗。殺溺幾二

千人至諸道合兵始克。巡撫戴乾黃阿相繼發其事。得旨逮問。任禮等十八人斬。李雄二十八人戍。錢鉞等逮之。十八年四川太監石巖巡撫劉洪奏松潘苗夷殺指揮王禡數十人。官軍臨討。悔罪乞哀。斬元惡首以獻。請姑罷兵。給事張文御史袁任言松潘事大駭愕也。南路開爲天險。自牛尾巴失利之後。饒夫戍卒南行。必納貨於苗。不然。播石之下。立爲齑粉。麻谷等險。設堡添防。雖費不得已焉。兵脩張翼近以西披烈柯等獻級。欺詐昭然。祇宜却回。顧乃奏上其事。

動色相慶。且韓雄輕敵。而王橘殞生。都御史林元甫。不得辭其責矣。元甫知雄之姦貪。養成大債。所宜並逮。兩路糧運。由松潘而至西寧。金瓶九倉。由茂州而至新橋。鎮夷七倉。食尚不足。望其竭力難矣。蒲江關地勢稍平。介乎松疊間。屯築聯絡。可立應也。正德二年。陞播州宣慰使楊斌爲四川按察使。仍蒞宣慰。事舊制。土官有功。惟賜衣帶。或旌賞。部下人無列銜。方面者。斌狡橫。不受兩司節制。諷安撫羅忠。上其屢平普安蠻賊功。重賂劉瑾。故有是命。後數年。率致友愛。

凱離之亂時程番宣慰安貴榮亦冒叅政銜夷風驚
矣。茂州卜南村曲山寨叛自弘治不服征徭十七年
矣。今來歸乞爲白人兼請衣巾欲納糧其俗以白爲
善黑爲惡也太監羅籥以聞量令入貢詔能撫者
俱賞程番宣慰安貴榮思併陳湖之地誘宋然激苗
民阿雜等署立名號攻陷堡寨而貴榮反助以平賊
然論斬繫獄然訴其爲貴榮所誘之情得減死依俗
納穀以贖焉六月加授四川播州致仕土官宣慰使
楊愛昭毅將軍給誥命仍賜麒麟衣一襲時愛之

子宣慰使斌爲其父請進階及服色。禮科駁之。禮部因奏服色等威所繫不可假借。兵部以愛舊有勦功遂皆許之。旣而斌復爲其子相請入學得賜冠帶云。初貴州銅仁長官與湖廣鎮溪千戶所算子坪長官司四川酉陽宣撫司梅洞長官司地犬牙相入。弘治中鎮溪苗民龍麻陽等與銅仁苗頭龍童保聚徒攻剽不可勝算。土官李椿段昂田宗璽等實縱之而算子百夫長龍真與之同謀。營逼司府。其後遂率衆四出三省。騷然屢告急。前後鎮巡惟務撫諭。終莫能制。

七年巡撫劉丙沈林征于陸龍山。前後斬俘以二千計。詔梟童保等以徇。給湖廣忠崗安撫司忠建宜撫司高羅安撫司印。以夷舍田龍田本忠田萬金掌之。永樂間施州等處民譚文昌譚暹廖汝鳳秦忠入高羅忠建鎮南忠崗。各從其土官入貢。詐稱爲前土官裔。襲授倖職。歸乃誘奪其印。子孫遂冒襲弘治間守臣擒之。印貯於官。至是巡撫都御史秦金奏。隆在忠崗本忠在忠建。萬金在高羅。皆真夷種。故給之。而鎮南長官司爲汝鳳所冒者。至是夷種盡亡。其司

遂廢。十二年烏荒芒部二府葛魁等寨地與筠連洪縣接境。周遭千餘里。各蠻焚人子。羿子。猓格等。雜處其中。普法惡身長七尺。通漢語。曉符籙。自負懷異志。與夷婦米浪通。遂以爲王母佛。自稱蠻王。煽誘日衆。巡撫馬昊諭之不從。斬首千級。勅優獎之。初平浪苗夷阿向等之構亂也。自言爲土官王阿童子孫。而王連者本其家奴所出。乃世冒襲職與之爭。連者復攘無厭。阿向不能堪。遂糾縵苗民數千。攻劫村寨。欲得官印。乃已時。巡撫曹祥檄都勻府衛議處撫勦之。

宜都指揮司繼先知府張禧等皆受連陷。誣阿向僭稱王號。祥輒信之。調永保酉陽鎮溪土兵進勦。兵無律所過肆掠。阿向等屢出迎敵。我軍多歿傷者。僅得苗徒胖林等四人以還。于是巡按李顯劾祥罪受賂請襲閉門自嬰諸狀。詔遣郎中張元電按之。元電核實納賄貪功者繼先等十有四人。罪之。十三年二月。貴州苗賊阿傍等平。初貴州湖廣之交羣苗哨聚連寨相望。而香爐山周迴四十里。高數百尋。四面斗絕。其上平衍。阿傍等據之。糾諸寨苗作亂。巡撫鄒文

盛總兵李昂湖廣副總兵李瑾率參將洛忠都指揮
葉曇等參政胡濂蔡潮等分漢土兵爲五斬馘者六
百二十撫寨者三百七十有五招降者萬三千九百
人陞蔭有差初四川天全六番招討使高繼恩爲雅
州姦民所誘劫質民財又所部番僧多娶州民女爲
妻妾其後烏思藏直管招討高管等襲職回得賜番
茶六萬斤遂同繼恩把事夾帶私茶六倍所賜而賄
番商茶尤多所司詰實併發繼恩等諸姦利旣坐黨
附者罪因請逮治二招討詔姑宥之十二月四川

樊巖攻破高縣。巡撫馬昊掣松潘兵攻小東路寨。指
揮龐昇等死者四十餘人。遊擊張傑遂遇害。昊平普
法惡之後。陞州立縣。殺降增畝。流官治夷之失也。湖
廣保靖土舍彭惠與宣慰使彭九霄仇。仇稱戈而塗
地者五百餘人。互訐八十餘年。下都御史吳廷舉勘
之。請以大江之右寨歸保靖。大江之左二寨屬辰州。
惠居陀步。聽其目新。雲南彌勒州十八寨盜阿勿焚
掠寧州。廣西知府張縉假征勦名。歛民財數千。事覺。
棄任而逃。通判王鏞集兵脅撫。仍負固。巡撫何孟春

以聞。本兵駁孟春非統馭才也。四川凱里土舍楊弘與重安土舍馮綸有隙。誘苗相攻。巡撫鄒文盛撫平之。本兵王瓊駁之。奪臬司蔡潮之專擅。以撼文盛云。十六年貴州宣慰安鍾驕縱不法。爲夷民角藥所殺。其從弟萬鎰應襲其目烏掛等謀以族普者詐襲而承勘衛弁胡永遠等得賂匿其情。萬鎰忿之。借兵從事。以討烏掛。兩相誣訐。十數疏下。巡按胡瓊劾奏受賂者。令萬鎰襲其爵。嘉靖元年襲蠻之復變也。都御史盛應期討之。推究其始。逮前撫馬昊于獄。四川巡

撫胡世寧奏國初設松潘軍民司。控制羣番爲全蜀障。松城内外地。皆熟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比定等十七長官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鬱郎等二長官司。再南至茂州衛。又有靜州等三長官司。其東路至小河千戶所。再東至龍州。則近白馬路。長官司皆受約束。及後任用非人。撫御失宜。熟番多畔。松城四外。盡皆仇敵。而東南二路。僅一線之通。景泰間。添設總兵。都御史專治松潘。然會城又設巡撫。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以致舊維州之失。竟不能復。

革卜韓胡之強。終不能制。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去都御史。分設兵備副使三員。一治松潘。一治巖溪威茂。一治茂州。以東壩底徐塘等。僅路抵龍川。謂之小東路。住劄綿州。叅將二員。每歲會皆遊擊。率兵與偕。兵威猶振。後革遊擊。承平日久。巡撫惟事保守。務爲欺隱。軍殺一番。則罪以擅殺激變。番殺一軍。則罪以玩寇失機。官軍喪氣。惟扣糧閉門。以賂番。或棄兵械爲番役矣。番人益橫。邀劫道路。殘破關堡。匪不以聞。不幸敗露。反以諉之下吏。因循歲月。坐致

部堂稱爲老成。南路阻塞則職此由。今欲通之要在
威信兼立。撫治兼施。用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
四者而已。四川芒部母響等苗數起。部議畢節等衛。
屬貴州。而鈐轄官多在四川。彼此推託。宜于敘瀘大
壩設官兼制。撫乂土官。奢爵隴壽隴川等。乃命都指
揮何卿督之。卿乃請兵誅芒部之陽順陰叛者三年。
何卿勦芒部斬擒二百計。賊首隴政奔烏撒。从之不
出。部議宿兵耗餉。輕信寡謀。革何卿冠帶。以勦自贖。
都御史王軌獲賊首隴政于水西。追芒部印。斬獲以

七百計。御史劉廷簾曰。隴政真偽。未可辨也。六年。芒部餘賊沙保等叛。攻鎮雄府。信之。執知府程洸。奪其印。洸得脫。奔畢節。蓋初設流官。吏情未帖。幸旦夕之安。不亟收賊裔。隴勝令沙保得擁孺子。以煽禍。拊循者之罪也。黔國沐紹勛奏。地方多事之故。土官坐失未襲者。宜趣督所司保勘之。部言武臣不得與襲事。上曰。雲南不寧。皆因土官不得承襲。令夷人無統。遂至生事。釀成大患。未免煩征會勘。奏保往往避嫌。推調展轉行駁。動至十數年。緣爲奸利。豈緩懷遠人。

之意。自今承襲事宜。皆令鎮守撫按會行三司。如例。催勘有蹈前弊者罪之。七年正月。雲南土舍安銓作亂。侵掠尋甸府嵩明州木密楊林等處。巡撫傅習檄兵備黃昭道周奎歐陽席以兵討之。大敗。賊遂陷尋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唐功。千戶部彬。趙倖等。知府馬性魯棄城走。事聞。切責沐紹勛。發夷漢兵夾勦。二月。都御史王廷相勦鎮雄之叛。沙保等。撫招夷獯以平。雲南武定土舍鳳朝文作亂。戕同知以下官吏。與安銓直圍省城。滇中大擾。命伍文定爲兵書提督。四

省兵討之。梁材爲侍郎督餉三十萬以從。七年大學士一清等疏。近者雲南安銓搆亂。集四鎮之兵以勦一隅之寇。廟謨宸算已無遺策。顧兵凶戰危。撲之不早。禍結可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我太祖特命西平侯英克服之。又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故因其酋長有功者立爲上官。各統所部。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世鎮其地。如身之使臂。如臂之使指。凡所調遣。莫敢不服。盜賊生發。責在上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卽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

聲勢固根本耳。數十年來。土官物故。子孫應襲者。官
司不爲保結。土官往復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襲者。
止令土舍管事。下人不畏。強陵衆暴。無所不爲。黔國
總兵之名。不得自專。凡事必與三司會議。然後得行。
積之既久。夷以上官爲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
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勅。軍民困壞。誰之過
歟。臣等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人馬衆多。麗江景
東之外。如元江鄧州。比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佐。
蒙化姚川之類。若肯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何煩他省。

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亦有緣事提問者。懷怨畏罪。難保必無。彼聞大兵壓境。生疑陰助。二患未平。又生他患。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省城迤東。如霑益州土官安慰一族。東州鎮雄四川東川等府地方要害。俱與安銓連姻。今安慰未襲。卽宜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令所司早爲保勘。使可統攝土人。仍戒諭通賊自取罪責。曲靖宜宿重兵。斷賊奔路。至于濟傷民。轄威清。積倉廩。選老成諸策。上深以其言爲然。初鳳朝文欲取武定而有之。詒于衆夷曰。

土府鳳詔母子戮矣。繼而詔奉其母投會城。夷衆相顧錯愕。咸投降。朝文計窮。絕普渡河而走。取道霑益。擬奔東川。至湯郎箐。爲官兵所躡。裂其屍。安銓衆尚盛。駐尋甸。故巢列柵寨數十。官兵夾擊之。俱破。乃併力於必古老巢。潰之。銓奔東川。爲土舍祿雲所執。斬虜二千九百有奇。解散其黨二萬。都御史傅習歐陽重同沐紹勛以捷聞。詔加祿陞資有差。初貴州鎮雄府沙保之亂。官軍搗其巢。謂沙保已斃。未幾其子普奴復糾衆不軌。數年罔功。兵書李承勛以伍文定

事主用師爲失計。嘗于乞休疏中。及之。復極言遠夷
無所用之。不足煩兵。臣查得隴勝。真爲隴壽子。夷人
重骨脉。共有推戴之義。御史戴金言。授勝佐貳。以收
夷心。設兵備于畢節。同叅戎于永寧。其言可採。上
因取文定回京。其芒部夷情。令沐紹勛區畫之。初雲
南緬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養等處土夷。忿爭相殺。歲
久未平。各以其情來奏。下鎮巡等官按問。總兵沐紹
勛巡撫都御史歐陽重會奏。叅政王汝丹知府嚴時
泰等徧歷諸夷。譬以禍福。諸夷皆服罪。退還侵地。而

木邦宣慰司罕烈孟養賊孽思倫各貢牙象土錦金銀器物求贖隴川逆舍多鯨亦聽還職兄子多叅至是紹勛等奏言木邦孟養戕殺無辜多鯨手刃兄母律以王法罪不容誅但邊徼諸夷忿讎常態今旣輸服請許令追貢自贖仍請戒孟養思倫毋交通猛別侵擾緬甸戒木邦罕烈毋黨助多鯨爭奪隴川官職孟養安撫司土舍思真以孤軍抗二強敵竟收捍禦之功宜加賞勸緬甸土舍莽啓歲因祖效忠構怨遂遭慘毒宜令襲職以全其宗隴川多叅孟定罕忽宜

令還本境招復夷民。其蠻莫孟母等十三處土地廣
寬。諸夷歷爭。初議屬之騰衝。撥軍輪守。則煙瘴可虞。
欲屬之木邦。則地勢遼遠。夷心不順。莫若仍屬孟密。
管食歲徵差千兩。而割孟乃等七處。仍歸罕烈。則分
願均而忿爭息矣。得旨。諄切蜀撫唐鳳儀言。自芒
部設流。諸夷反者數起。請存隴氏後。不假兵力。禍源
永塞。兵書胡世寧議曰。革流官而復隴氏。事體重大。
擅難輕議。查得芒部自成弘以來。數自讎殺。時攻剽。
畢節界固非以設流官也。今隴氏政以爭鬩誅。亦隴

壽又歿。而隴勝方幼。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史王軌不得已。奏設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統其衆。會軌等遷去。知府程洸迂暗。不能拊循。故芒部復亂。今諸夷輒易其詞云。勝真隴氏子。願復其職。夫壽政皆親隴慰子。猶相爭殺二十餘年。今勝非真壽子。一旦得立。使阿濟得弄諸掌服。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各尋一隴姓者求立。則昔日戰爭之禍。今復始耳。臣以爲隴勝復土官不便。唐鳳儀奏處芒部七事。一曰。因地方以定土流。言芒部異域。夷性異類。不

必執改流之說拂其故性。二曰順夷情以續絕世。言隴勝乃隴壽所出。爲部落推服。當順其情而復之。三曰尊威令以示懲戒。言旣改芒部爲鎮雄府。今其官可復其名。不必更。四曰存四司以專責任。言芒地延袤數百餘里。難于約束。當存四長官分司理之。五曰明賞罰以定夷情。言阿濟之罪。可以功贖。若以往者。僞報沙保。必欲究治。恐失其心。六曰嚴守備以塞禍源。言畢節爲諸夷出沒之所。川貴之藩籬也。當命整飭威靖兵備。駐劄安莊以制安南一帶。而於貴州添

設僉事一員。專制畢節等處。七曰下重令以戒聯結。言諸夷姻媾。往往相助。以生讎怨。若水西之于隴。烏撒之于隴政。而沙保犯畢節。亦由水西誘引。宜嚴飭之以離其黨。九年革鎮雄府流官。復援芒部土裔。隴勝爲通判。署府事。十五年都勻界中酋王阿向者。世據凱口。固爲不靖。官司不能招之。黔撫陳克完督二萬征之。賊立弩樓疊石。自據其上。乃分破其黨。惡凱等衆日離。宜慰安萬銓。以梯釣魚貫于山頂。自土下。總兵楊仁自下上。遂斬阿向。二百五十級。降夷二

萬勅陞賚有差。凱口雖平。其黨王聽等復奪而據之。都御王珊復調安萬銓。攻之以花鎗。前後首虜二百六十有奇。十七年。安萬銓以都勻凱口功。辭所賞銀幣。乞領叅政。部曰。名器可濫乎。仍令受賞。二十二年。貴州銅仁平頭苗首龍子賢鎮筭。苗首龍科桑作亂。流劫麻陽。時二苗已就撫。麻陽尹朱崇激之。遂復叛。都御史萬鏜勘其事。曰。賊首龍求兒雖聽撫。然善後事宜。當設守臣于湖北。于思仁各設文臣于麻陽。於銅仁各設武臣在湖者。則常臨六衛。永順等宜慰。

施南等宣撫。箬子坪等長官。及鎮箬九永二守備。隸焉。在貴者。則銅仁等長官。如四川酉陽宣撫平茶邑。按等長官司。皆隸焉。已而御史繆文龍。劾鎰欺罔狀。至辰州時。以千百戶四員。往質苗寨。旣得龍求兒。置質官于度外。苗戍頭目。幸存其官。多金以贖之。求兒母。叟席鄧小醜。借此塞命。旋師之後。跳梁益甚。勦撫兩虛。且銅平鎮。箬彈丸地。環峙諸司。果無招納之弊。旦夕成擒矣。爲今之計。以夷攻夷。割地示賞。使各自爲守。他日或有反側。則因地方以挨部落。因部落以

貢頭領將畏懷之不服矣。乞罷黜鎭。二十五年四川
白草番爲亂。陷平番堡。奠酒關。虜守弁丘仁殺百戶
耿爵。兵科扈永劾奏。都御史王大用。惟務裁節。所減
省纔萬之一。而喪失無算。副帥高鳳崗。昏庸悉當罷。
蜀撫張時徹言。往者番奴一族。流入石泉縣白土鄉。
號白草番。比者周庚作威召怨。亡命誘劫。我旣失險。
賊乃縱橫。令蜀騷然矣。二十六年張時徹督副帥何
卿調天全。招討高繼光。馬湖長官王祥鸞。土兵羅
建昌諸衛從之擒賊首黑殺白石撒刺。斬首六百九

十。九月楚黔按臣賈大亨蕭端蒙咸以銅仁鎮草未
平。二省討賊不力。今楚調六萬。運餉二十萬。而貴州
師期不至。勢難獨進。奄忽坐消。彼此匱老。詔逮黔
撫王學益。拘之治。二十七年湖貴夾剿二苗不克降。
楚撫姜儀爲叅政。罷征苗之師。六月以黔撫李義壯
請復。命都御史張岳總督之。賈大亨奏。湖十年內
兩舉征苗。未奏績者。土官不用命故也。臣僅與守臣
計。擬以草子坪各寨苗分屬保靖宣慰彭蓋臣約束。
之。鎮溪各寨苗分屬永順宣慰彭明輔土指揮田應

朝約束之。不至縱苗爲惡。挾苗爲重矣。詔如之。總督張岳奏曰。貴州頻困于苗。上下相蒙。以賊爲諱。釀成禍亂。不容不討。今取者策曰。撫曰守。曰割地已耳。往者賜以魚鹽牛酒。花幣冠衿。如奉驕子。不旋日而叛。此撫爲無益。往者常戍小橋毛口。餉不繼。土兵輒私敗去。此守爲無益。諸苗各有舊管矣。割地分隸。舍其舊而新是圖。諸苗未卽甘心。舊管陰相煽激。生他虞耳。今鎮筸就撫。銅仁獨戢。其衆不及三千。必大創。然後可。三十年張岳分楚兵以栗凹狗腦七寨分蜀。

兵以呂窩普杓八寨分黔兵。以鬼提麥地十五寨。去秋三稍並進。及冬。岳駐銅仁。蒐彌之。前後斬賊千八百有奇。岳既奏捷。其賊首龍許保。吳黑苗。竄匿鎮寧寨。乃糾蜡爾冷水。四川小平茶諸苗。詭爲永保哨者。衣其衣。突入思州府。執其守李允簡。縱囚攫庫蕩燎而去。於是本兵趙錦等。叅論楚撫任轍。總兵沈希儀。及土官彭明輔等。諸失職。大學士嵩言。張岳聽撫之誤也。得旨。切責。住俸。褫職。逮問。有差。兼責本兵俱罰俸。龍許保又攻石阡府不克。叅將石邦憲。購粟四

苗誘龍許保禽之。

詔卽梟示貴州境土。雲南元江

府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屢審勘不奉。

詔蓋縱劫

村寨。總兵沐朝弼。滇撫石簡。督武定北勝。亦佐土漢
兵。分其哨五。以監司臨之。布政徐樾督餉。進臨安府。
招降甘莊賊。勢益蹙。那鑑遣經歷張維。詣南羨哨乞
降。時樾巡餉。適與維遇。欲因取以爲功。約翌日鑑面
縛。出城降。如期樾至元江南門外。鑑不出。縱象馬突
之。樾死。朝弼簡集五哨。環元江而壁。選路通甘莊二
哨之精者。備於南羨哨。渡江。那鑑罔知之。徑衝其羸。

倉卒燒營。監司郝維岳疾入李維軍中。皆不支而遁。唯餘南羨一哨得全。武定寧州儂兵以宿恨俱不退。僉事王益浩激獎之迎戰。敗而圍之。鑑請降。我兵懲前事不許。日久瘴毒起。大兵暫撤。俟秋再征。三十一年張岳督石邦憲破羣苗于貓囤。龍塘畏隄。餘苗震恐。生縛龍許保以獻。復獲其首惡李通海等。磔于市。苗情大定。訟者就質。不敢私仇。烏朗土官田興邦斬黑苗首以獻。凡有名稱者咸屠。劉無漏苗患遂熄。三十二年滇撫鮑象賢決取元江。那鑑大懼。仰藥死。百

戶汪輔入城撫諭其衆。咸稽首奉命。問戕那憲者。曰阿捉也。問戕徐樾者。曰光龍光色也。悉縛而梟首。命推那氏當立者。衆曰那從仁。那端之從孫也。當立。象賢乃疏廢鑑之子恕。貸其死。屬從仁統之。十二月川湖守臣擒龍潭安撫司叛夷黃俊及其黨李仲寔等。俊之子中請軍門降。施州平。三十四年初四川播川宣慰楊烈仇殺長官王黻。黻黨李保治兵相攻者十年。總督馮岳總兵石邦憲平之。其善後之宜有曰三省接壤如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關。貴州

石阡之龍泉各立一堡。移銅仁叅戎于石阡。移思石
守戎于龍泉。設郡別駕于播州。責監司以巡歷。覆可。
三十九年。雲南緬酋莽噠喇與孟密孟養世有仇。莽
噠喇故與孟密婚。奪其印而假道以掠孟養。仍致隴
川於岸南甸。搖煽之。知內地有備而遁。守臣以聞。
朝廷報曰。宣示恩威。與之更始。四川東川軍民知府
祿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營長阿得革者擅權。
求丞安不得。乃縱火焚走武定。爲所殺。得革之子堂
奔烏撒。結以賄。土官安泰入囚。安氏奪其印。安萬銓

素與祿氏姻。乃攻阿堂。又脅安九鼎。殺其妻子。堂治兵相攻。侵及羅雄州境。堂聽勘服罪。乞代死。復以其幼子詭祿氏承襲。滇撫游居敬請討之。阿堂爲其營長者阿易所殺。於戛來矣石之地。子阿哲就擒。安萬銓以經歷印畀祿位妻寧著。署其政。以照磨印畀羅雄土官者濬。而自取東川府印藏之。議者藉藉。謂其陰據東川之志。按臣王大任彈其私擅標署。後竟鑄東川印給寧著焉。初銅仁都勻二府苗行劫。黔帥石邦憲方出激浦聞變。馳還率安大朝勦之。進先彪山。

略定諸寨。蒐捕其首。乃龍老羅等。衆悉降。詔賞總督黃光昇。撫高昇。帥邦憲銀幣。獎之。石邦憲旣而平播州之亂。容山長韓甸。與正管張問治兵。橫行二十餘年。官司不能制。邦憲擒甸。並其妻子。先是裨弁乘勝入甸。巢暮雨迷。失道。葉勲魏國相。陷其伏死。大司馬議其功過。相準也。初播州土司。原屬四川。統轄徵稅。而其地多在貴州之境。嘉靖初。詔改屬貴州。思石兵備矣。已而夷情以爲不便。二省守臣各異議。有詔下。總督羅崇奎。勘議。仍以播州隸四川。分屬川

東守巡重夔兵備三道。而貴州思石兵備道。照舊兼制播西平邑等土司。仍改給勅書。重事權。以彈壓之。四十二年。雲南武定土知府鳳詔故母瞿氏襲瞿老舉詔妻鳳索林自代。索林襲後。遂失姑婦禮。瞿大悔之。收異姓兒繼祖入鳳氏宗圖。嗣職不克。則具疏自訴。爲索林囚。令繼祖詣闕告變。歸卽詐稱受朝命。得襲奪府印。索林將誅繼祖。謀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索林抱印奔會城。巡撫曹忭下令收印。逮其左右鄭竑。聽瞿氏理府事。巡按孫用以爲方繼祖發兵。

時守臣既名之爲賊。令鄭竑先坐議。不令爲諸夷笑。平麻者繼榮。爭贅于霑益。尼繼光高欽。跳梁于姚安。與夫于崖南甸之仇。順寧永平之擾。所恃讐服者。朝廷之法耳。繼祖罪逆顯著。所宜首問。四十三年都勻平州長官楊進雄。以其兄子珂爲嗣。後生子治安。而疎珂。珂怨望。進雄乃逐珂。奪其產。珂得土苗心。據唐宿囤。進雄敗走。屠其家。都御史趙越請更土爲流。以填之。楊治安計不便。乃割六洞地。賂土酋蒙繼武。繼武乃大攻珂。而壅洞地。洞人不服。復助珂互攻。从

之黔撫吳維嶽招之。珂自縛詣軍門。六洞遂安。改土
爲流。守臣叨賞。石邦憲復平龍里衛阿利之叛。斬戮
數百人。餘黨以平。四十五年。四川龍州宣撫薛兆乾
與本司副使李蕃相訐。遂執蕃父子殺之。軍門檄勘
其事。兆乾懼。遂糾白草番據關。絕命拒軍。不利。十八
族皆敗去。奔石。潮我軍追擒之。初。叅政賀麟見王恩
等受其賂。許爲解已而不效。兆乾執麟見囚之。至是
其隱皆發。川湖撫勦土寇黃中。功罪久不決。給事中
舒化奉使由楚入蜀。具得其狀。上言賊巢在楚蜀之

交讎殺之害在蜀。故川主勦湖主撫川。雖勦然仍遣
千戶魯景蔡監生陳一言等往招楚。雖撫然仍督宣
慰彭翼南舍把彭崇賢等進攻。兩省互川黃中投降
之志始決。其所以之楚者。以結怨在川。求生在楚耳。
在楚則曰撫之功。在蜀則曰勦之功。謂餘黨尚存。其
實支羅自黃中降後。餘黨千餘皆已就撫。惟兩省持
論不決。故降人稍自疑懼。潛有異端。而四川南岸之
民。必欲盡滅支羅之族。每過爲播揚。有司亦藉口以
證撫昨非而勦今是。皆非公言也。黃中旣誅。宜放妻

子弟姪并諸黨慰小夷之心。全大國之信。仍令巡撫譚綸楊豫孫會勘之。巡撫譚綸言。薛兆乾伏誅。薛氏不可復立。宜如馬湖事例。改設流官。其土民散處寧羌利保者。悉入版圖。改龍州爲龍安府。隸于川西安綿道。而宣撫司以薛兆芝襲之。降爲知事。轄諸夷雲南撫呂光洵。旣遣鄭竑回武定府。鳳繼祖執而殺之。糾衆攻新城。臨安府百戶李鰲等援于鷄街。遇伏死。僉事張澤督千戶劉裕馳救之。敗被害。隆慶三年副使張守魯諸道兵並進。繼祖懼奔入四川會里州。依

其婦家賊帥者色。斬繼祖以獻。妙安同知高欽餘黨也。並擒之。土官助戰者。祿紹先也。斬獲千五百有奇。上治失事者罪。賞有功者。鳳索林安置省城。猶不欲絕鳳氏後。簡其支屬鳳曆之子思堯。授以經歷。曆仍怨望作亂。夜襲武定城。知府姚崇寅嚴備。斬之。曆之犯也。宣慰安國亨與其謀。既而與安信相攻。朝廷遣勘之。國亨懼。誅乞哀。執獻其黨阿弟吳瓊等。以降各官其子而赦之。黔撫阮文中之檄也。萬曆二年正月。西南夷都蠻有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焚人屯。

聚其中。出沒爲寇。隆慶初。屬守臣土告。朝議命曾
省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略。徵兵犢餉。爲坐困之形。而
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有以閩事論總兵劉顯
者。首輔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
併閩事逮治之。于是顯以平蠻自效。凡越六月。而凌
霄九絲等寨悉平。五年秋。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構
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勦。儂寇乘
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凝計擒元惡。撫處殘儂。
亂定。詔戮守廉。傳其首。八年。伍開軍餘作亂。先是

苗夷慄悍。衛所人各結款自備。久之款黨日增。敢干稱亂。郡人畏款甚于苗。守備林維喬繩之弗便也。遂羣起逐喬。而中右所款自相鬪。殺傷甚衆。靖州守李瀾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爲罰。款人益驕。尙書梁夢龍議移叅將鄧子龍備伍開焉。十一年雲南總兵沐昌祚報緬甸莽應裏入寇。詔嚴備之。十二年雲南邊臣劉世曾奏報將佐沐昌祚鄧子陽劉綎俘斬隴川土蠻岳鳳莽糜啞等首虜三千一百級。十三年播州楊應龍進大木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龍虎

將軍應龍每從征。見官兵弱。輒從土司借級。遂驕塞
輕漢法。所居僭擬。嬖小妻田雌鳳。疑妻張外淫。封刃
命取其首。初感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
欺奪其權。七姓因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結關外生苗
爲翼。肆行刼掠。夢熊受變。告於有司。主用兵行勦。
朝議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四川。不赴貴州。十二月
貴州羅雄蠻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隆有義兵破平
之。西羌松茂諸番構亂。楊柳番主兒與太平堡解牛
傭食肉而斃。意酖之也。遂嘯攻普安堡。掘掃水崖掠

石門格殺百戶陳克勤。大帥李應祥兵備劉禹謨。提
三千人克蟬蜚寨。番不可爲動。冬進攻平夷堡。圍蒲
江關。命徐元太秉鉞視師。下符分詣播州西陽平茶
馬瑚集兵以叅議王鳳竹謝詔監其軍。十四年正月。
周于德將營鑼嶺。邊之垣將酉兵營蕎壩。郭成將敘
馬兵營黃沙。朱文達將平茶兵營茨構。磔占柯等三
十人破呵牛玉琢等砦。已又襲阿孝。圍沒舌。克蜈蚣。
已又夜渡江。擊西坡等寨。捕乃思四人。已又牛尾得
捷。斬合兒結父。前後浮馘千七十餘人。焚其碉房千

六百時。叩部黑骨西南夷。沿襲如故。部長嶺栢死。其族阿祭。逐胤奪符。河西則五咀咱。桐槽則王大咱。中鎮則瓜祿。赤口則撒假。衰兇鞠頑。徐元太既平。維州三城。有事御南。第其界速膩乃。經入涼山。裨將偶違制。不利。元太以疏請焉。閱兵四道。戎司則周于德宰。調元邊之垣。郭成朱文達。兵備則武尚耕。李士達。周光鎬。監大帥李應祥以行。十五年四月。自去冬誓師。有官廖馬河木瓜利濟之戰。殺斬白祿等。唯涼山天險。諸莫敢先發。咸贊銷兵。元太不可奪。籌水陸道。輸

川東粟。我師駐赤口。破田壩魚坑。拖梅白岩。生擒撒
假。又破黑宅。攻黃郎。搜飛石。而鯉普王之毒解。安興
之頸繫。幕府功二千三百有奇。禽馘大酋幾十數。元
太疏曰。上下川南叛。僞在建昌。則有木託安。守樟木
箐。五咀咱之害。在昆山。則有桐槽王。大咱之害。在越
嵩。則有邛部黑骨夷之害。在峩眉。則有臧中瓜夷之
害。在馬瑚。則有臧中涼山赤口與黃雷等之害。名雖
不同。情則互煽。幸而故土盡還。殘叢多革。乃條上善
後十五事。開縣正疆。設官墾土。上悅。冬次第增秩。

賜金褒之。十六年嚴覈雲南冒功之官。先是雲南巡按蘇瓚核迤西事上言。破緬之役。皆蠻莫思順諸酋功。兵備李材以罕曩頂請援。使裨將杜杕等七人提兵一千從金沙江行。未至中道。聞夷兵罷。乃壁貫屯五章。會有夷商三十餘艘過。乃殺百人。而以夷地病故男婦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併原捕生口喇瓦散等七人上功。莫府妄稱萬級。必如軍書所上。請問密堵去騰衝二千七百里。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來不及一月乎。七月望日。材以生辰在司受賀。而中

兵境外者何人。進魯密堵。或近猛密。或近蠻哈。相去
遠甚。何謂入城連破。並在一時。首功旣三千有餘。何
勘驗不及一千。而云爲思化所焚。獲夷民至一千二
百。何不安插。而云各夷不欲出。獻拓地至二千里。何
猛密尙爲緬據。且阿坡二十八寨。以不送例錢。誣之
爲反。二千人戮之。無遺。撫臣劉世曾亦疑之。書奏
詔逮材等。而世曾亦自劾。不能簡發。至是科部覈實。
命黜世曾爲民。材與遊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棄市。
罪四川撫臣徐元恭奏。邊將李應祥。俘斬印部屬夷。

賦乃等一千八百六十三級立屏山縣于馬湖十七
年播州宣慰司楊應龍所部何恩宋世臣上變告應
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兵討之楊氏于唐永據有
南詔歷宋元世官其地國初楊鑑內附改宣慰司應
龍于隆慶壬申襲職從征哈麻先登多斬獲從征九
絲捕虜無算從征楊柳溝却敵先登先後賜金幣二
十年逮楊應龍詣重慶府對薄法當斬應龍請征倭
自效乃舍之二十一年石壁舍馬邦聘攻其女宣撫
單氏上書曰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虜一千

級兩臺不以臣女流。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
今邦聘無故。而虔劉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臣請比
先年楚金洞舍謀篡事。願以聘就吏。二十三年。總督
邢玠乘傳至蜀。檄曉楊應龍。以哮劉事。許以不死。水
西宣慰安疆臣。請其父國亨卹典。尚書石星手札示
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貰罪。重慶太守王士琦。屬綦江
令往宣諭之。卽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面縛
道周。請死。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太守
爲請。以七月二十四日。詣綦江。縛獻黃元等十二人。

諭應龍死得贖輸四萬金。命其子朝棟以土舍受事。設撫夷同知治松坎。永寧土婦奢世續上書曰。臣不天。白僕再世而再危我也。請以白就死贖兒死。先是奢效忠有二妾。世統世續統生子崇禮。嗣職死。續子崇周當嗣而幼。統與僕沙卜通。不肯立周。兩婦治兵相攻五年。崇周爲諸生。竟得嗣職。從討楊應龍。戰甚力有功。卜子白以蠱飲毒周死。故續爲之請云。二十四年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雲乘棺磔其尸。又掠石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塘二司。遍及興隆偏。

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熹家。二十五年。楊應龍流劫江津南川諸地。統苗兵大掠貴州高呼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戮仇民守鑿等。黔撫江東之蜀撫譚希忠。請于合江綦州增遊擊禦之。六月。雲南順寧土司猛廷瑞之變。起于奉孝殺兄爭爵。而廷瑞因親之故。招亡納叛。初尚非有逆謀也。得旨奉孝罪在不赦。猛廷瑞果能擒獻以贖。姑從輕議。臨沅道李先著躬親招之。廷瑞殺逆獻印。改土設流。先著之力也。滇撫陳用賓別遣叅將吳

顯忠勦之。復劾奏先著。納賄縱賊。詔逮于理。用賓
竟獲蔭子云。于是給事曹于汴劾奏陳用賓陷死猛
廷瑞已犯殺降之戒。冤死李先著。更增士類之悲。冒
功陞爵世襲錦衣。括猛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賕之
厚。土儀之貨。敢于褻君。寨功之敘。滔及稅當。書奏不
省。二十七年。貴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兵三千
襲楊應龍。拒命迎戰于飛練堡。國柱死。師盡殲。應龍
初無意反。既覆我師。遂不可止。于是朝議以郭子
章爲總督。而起都御史李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兵。

事決意征。將帥劉綎、麻貴、陳璘、董三元回兵南征。郭子章至蜀，卽請設標兵，益調募湖浙滇粵將士，檄總兵自松藩移重慶。六月二十日，楊應龍引苗兵六萬，繞綦江城下，以火炮攻之。叅政張棟歿于陣。遊擊房嘉寵先殺妻子而後死之。張良賢被圍七層，遇害。其妻懷刃向賊，旣就執而釋之。守備胡汝寧赴水而死。切庫縱囚陳兵三溪，爲嫚書以告曰：飛練動激，初未越境。江軍門加劾，擅殺而房遊擊堅不肯容，乞還次男屍，縛奸奴何邦卿等數十人，甘于瞑目。生繫馬知

縣爲之質。止言爭界。猶冀曲宥。時重慶密邇無備。賊若乘勝長驅。全蜀門戶隳矣。幸賊不來。總督乃得調集溪土各兵守渝城。移文詰責。示無遽絕。賊具文求撫。不復西向。上聞綦江破。虢川貴二撫譚希恩江東之各爲民。楊應龍知朝議不赦。遂焚東坡爛橋。出掠興隆鎮遠諸衛。貴帥童元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總督。子章爲諭苗。雜言招慰賊黨。總督李化龍議懸重爵及投歸之賞。酋謀士黃七孫時泰等。總管楊兆麟郭通等。內司何邦宜等。凡百人。

五司七姓。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九股惡苗。紅脚黑脚等。俱得殺應龍而膺其地。二十八年正月。李化龍乃移師渝城。糾集平茶等司。清興黃之道。厚龍婆之防。黔兵略有斬獲。而川中川南大帥劉綎等。克金竹等寨。官壩大營。斬獲三百。二月。應龍攻破龍泉。守備楊惟忠遁去。土官安民志被執。石砮馬千乘。酉陽楊再御。龍疊擊破之。徵調天下兵咸集。各土司亦用命。總督乃分爲八路。川從綦江南川合江永寧入。貴從烏江沙溪白泥龍泉入。楊應龍遣子朝練將兵迎劉綎。

收歸酉陽石砦二司尅桑木關。壩陽永順二司尅烏江關。綖戰九盤入婁山關。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綖壓海龍困而壘。安疆臣亦奪落濛關。賊勢急。父子止固死守。賊將楊珠爲砲所擊死。吳廣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圍下築長圍困之。應龍久被圍。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劉綖破月城。應龍窘。合室自焚。吳廣獲其妻田氏及子朝棟。露布獻俘。二十九年正月。黔撫郭子章奏皮林之捷。曰。皮林惡夷連年攻剽。繇古州以抵都勻。通播構黎。非一日矣。九股

谷居東。近黔之黃平岩。埋咎于居西。近黔之都勻。而梁上巴野鬼懷石靈諸苗。又左右傳之。總兵李應祥合三省之師。批擣賊巢。斬級四百一十二。安處苗情二百四十三寨。四千八百七十戶。納糧三百石。而楚撫江鐸並蒙賞矣。三十二年敘播功。李化龍加少保。郭子章都御史。各廕子世錦衣衛指揮。劉綎陳璘等。各陞賞有差。尚書田樂蕭太亨。各廕子世錦衣。四川巡按李時華奏勘界之局。初播州之役。安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戰甚力有功。將士分功蔽之。僅以虛

銜酬賞。竟負初約。其靜邊等地。疆臣據于楊酋存日。撫臣必欲反之于酋亡之後。所以快快卒不服云。雲南巡按宋興祖奏蠻莫宜撫。思化之子思正恃勇殘其隴。而木邦阿瓦糾衆逼之。思正懼奔騰越。求援于我。陞瓦大兵抵黃連關。而陣境內大懾。副使漆及昌叅將孔憲卿斬思正于龍川驛。兵遂退。惜哉此事。牛僧孺之誅悉怛謨。類此矣。蠻莫當緬水陸之衝。有蠻莫。則外蔽三宜。內障騰永。遠通六慰。一旦束手而授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宜任轢。寇逼門庭。率有蠢動。

徵調何及得無危殆。昔年思化衆議處之。撫臣陳用
賓特主容畱。以捍緬。尋以征緬功授土同知。思化沒
而思正繼正。雖戕夷內屬仍舊。今屬求救。不救則已。
且殺之。令土地失而身首異處。凡爲屬夷將必生心。
曰內附不保。首領土地而附緬得安全也。是我連各
夷之交而衆其敵。上曰思正旣以計誅。仍宜固內。
懷外。其母諉三十三年越雋猓。猓不靖。蜀撫吳用先
平之。大帥者劉綎也。三十四年兵科呂邦耀奏土司
安疆臣惡形漸露。初郭子章籍疆臣之力。故楊應龍

授首而事平之後。欲寬假以存信。而時論頗以爲非。
云朱國禎云。安疆臣奉朝命甚謹。蜀撫喬璧星欲
取安氏爲功。坐以侵占播地之罪。嘉功者遂以受賄
集地。劾前院王象乾逐之。去十一月二十七日。金沙
江夷阿充一鼓而陷武定府。和曲祿勸嵩明三州並
陷。執知府陳典。推官白明通。殺指揮金守仁。王守爵。
縱囚劫庫。云報馬尚忠之仇。滇撫陳用賓奏至。兵部
有議。勝夷逆部蓋三世矣。鳳朝父叛殺同知袁倅。被
誅。立酋族鳳繼祖。伏襲殺僉事張澤。討平。改上爲流。

垂四十年。今阿克卽鳳騰霄。及鄭舉乃其苗裔也。跋思故土。已非一日。各有司城池之律森如也。天討加之。刑科蕭近高等。劾奏陳用賓沐叡失事狀。十二月。鳳賊逼會城。掠元謀富民羅次諸縣。邀府印官帶。乃拔營而去。巡按周懋相時駐曲靖。以爲不當也。于是給事胡忻曰。城下之盟。辱莫大焉。滇撫法宜逮。三十五年正月初三日。普安道張俊臣。叅將張名世等。自小甸關而進。克復武定。阻鄭舉之回路于白花山。洱海道彭應時。金滄道陳禔。曲靖道羅希孟。會拏之前。

後斬級二千九百有五十。用賓奏捷。十八日擒鄭文等。斬捕共四千三百九十有奇。兵部曰。真印未得。勞師可疑也。蜀撫喬璧星。差都司張神武。永寧叅將周敦吉。至奢世續之新衙。取其匿印。二弁領兵千餘。恣行劫掠。其夷目閻宗傳等。以救主母爲名。燒劫永赤普摩一帶。官軍被戕三百餘人。巡按馮奕垣以聞。詔褫神武敦吉官。下所司問之。黔撫郭子章奏記。四川大兵進壓鎮雄者。以隴澄爲奢世續之壻。疑其藏印。今澄已獻印。交奢崇明。而世續已擒閻宗傳等已。

降矣。隴澄退而請罪。請罷兵。於是兵部議鎮雄孤地。改土爲流。與之休息。以柔遠也。悉得旨允之。始蜀撫喬璧星之遣張神武也。知其印藏于酋婦奢世續所。如不可訓。從而執之。畢節道顧起淹忌神武而黔按馮奕垣劾其事。以爲普安摩泥之殘。蜀兵爲之也。冬安堯臣陽順陰逆。復取水鎮。各目把七萬人。欲犯建武筠連高拱諸縣。于是喬璧星奏曰。安堯臣以水西土舍謀占鎮雄。擅自稱官。敢行僭逆。殺土知州胡維堯。土經歷艾忠。而滅其家。逐威信安靜二長官司。

而沒其產。任其鳴張。縱爲蠶食。必創驅之。拜疏之日。
修師敘南大學士。廢朱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也。請靜
之。御史李時華給事戴章甫等亦曰。大兵大木之後。
休養爲先。兵部覆議得。請撫臣所奏。本當征勦。但
印卽獻出。奢世續姑釋放。閻宗傳撥置之罪。且饒擒
治。許其自新。其鎮雄還求隴氏子孫承襲。安堯臣歸
本土司。遙授職銜。不許冒襲隴職。安疆臣用心約束。
朕視華夷。皆吾赤子。涵育生全。不忍置之鋒鏑之下。
六月。滇撫陳用賓奏記八百大甸宣慰司。自古不賓。

洪武間曾一至。今酋景邁荷咸齋蒲葉緬文恭進牙
象二隻。此成周越裳之足音也。請嘉絕域之輸誠。大
宗伯條具錦紵布鈔數。詔賞之。三十六年武定知
府陳典之剝削也。以榜掠馬頭鄭舉。遂糾川首欲復
鳳安。而阿克鄭舉等攻陷武定。祿豐元謀尋甸諸城。
池楊禮等陷嵩明。以誅貪撫爲名。於是巡撫陳用賓
以次恢復。御史梁州彥劾奏用賓往者順寧之役。土
司猛廷瑞以冤死。叅政李先著以誣繫。復遣黃宮三
入暹羅。糾合滅緬。乾沒衛兵。私開邊釁。頃戮阿克以

假爲真。旣而川東獲真阿克。而縱令張名世殺掠土漢。如鄭文被擒。報詞互異。前曰張惟忠之獻出。後曰二都司之捕獲。舛矣。詔曰賊夷速破八城。幾失省會。其逮陳用賓沐叡。罷藩長薛夢雷。四月兵部議下撤兵之旨。令安堯臣退歸。授以職銜。仍求隴氏子孫襲職。以撤兵責之蜀。以堯臣退還責之黔。而蜀巡按錢桓策之曰。堯臣歸黔。畱妻子于鎮雄。每寨畱土兵二百人。此其絕隴侵雄之形已判。整兵移鎮。良非得已。五月蜀撫喬璧星奏鎮雄近立星官。隴阿固而

安堯臣密計叛目。喳多糾色者等。抄奪主母者氏而殺者。它諸目。堯臣駐大方。諭水西夷目。裸含等。領軍以從。驅安挾隴。此其時矣。三十七年。雲南巡鄧漢曰。滇十數年。一困于征緬。再困于羅平。三困于猛廷瑞。物力蕭然。加以稅監之搜求。叅隨之磨吮。近日武定之變。偏成歐脫。曲靖金商。僉派殷實。增金至五千兩。煎釜破產。不可勝數。請蠲減焉。六月。蜀撫喬璧星奏。建昌之變。土官被弑。夷裸無主。擁戴土婦祿氏。傳調。蜎起。總以祿承爵之故耳。僉書張洪烈。巡道蔡守愚。

各載罪討賊。三十九年滇撫周加謨報破岷滅賊獲
印復地。十月廿八日斬級二百有四十。兵部敘鄧漢
之捷。生擒鳳阿克鄭舉者。金誠劉靖寰也。臨陣捐生
者蘇夢暘五人也。各陞贈有差。巡按錢桓疏曰。黔撫
郭子章。謂水西鎮雄原一家。而安堯臣爲隴富之後。
是以黔土舍據蜀土府。特未核舊牒耳。李化龍云。隴
澄之爲堯臣久矣。崔景榮曰。堯臣者水西安疆臣之
弟。黔不可襲蜀也。堯臣以入贅奢氏而來。遂合吳旻
彭月政逼女官者氏之印信。誘叛目嗜多攻其主母。

橫矣。四十一年正月。建昌衛貢生何魯告變曰。自丁
未來。土官安世隆被殺。妻祿氏與土舍安崇業爭職。
互抄都司韓錫。頗有担当。竟以忌阻。建昌拾屯萬有
六千石。叛倮列咩安義白。虧戈備占奪之。守備胡維
城周世忠死于其刃。前撫喬壁星移兵越嵩。叅戎陳
策冒矢石得少寧息。及總兵侯國弼乏餉。而各叛據
瀘水。連金沙。殺守備李正實等。孤城數圍。恐五衛非
國家有矣。貴撫胡桂芳曰。汰揀千人立爲奇營。歸統
之于驛傳道。則事權一也。銅仁鎮標與平頭二備兵

專制紅苗。他不過護滇路耳。宜分一千龍新。分一千平興。分一千普定。分一千都勻。則上下二路通矣。新添叅將轄百人。併于操捕。都司可裁其冗。總兵鄧鍾有倒冲田心龍魚凱樓之捷。水硯黃栢諸苗。無足慮也。三月霑益土知州安紹慶告變。安堯臣糾目恩備等。越入州境。沿抄必迫。故剛一十六營。殺者三百人。擄二千計。盡焚積聚。乞亟賜誅。滇按毛堪曰。水西最強。安堯臣最狡。夫烏撒霑益。其始祖親兄弟也。萬曆改元。霑益乏嗣。以烏撒之次子安紹慶往繼之。丙申。

烏撒乏嗣。以霑益之次子安效良往繼之。宗派甚明。多官定議。與水西之安酋毫無與也。迺暴強越境。全省震驚。乞下黔司。力誅其狀。四十二年。思南苗叛。百姓譙月聯等告變。下黔撫胡桂芳治之。給事張鍵曰。桂芳今日。以爲自我崇階厚祿乎。從吾民之刳腹抽腸。割乳剖胎而來者也。請賜罷斥。黔撫張偲奏。安順安壯之行劫。則鎮寧土舍。于騰龍部苗也。騰龍逃于泗洲行。兵備彭憲范捕之。而陸衛新添平越。劇賊數百。行副帥陳寅捕之。四十三年七月。黔按毛一鷺奏。

苗仲肆毒羣情騷動。旣縛典史沈懋敬。又屠指揮楊
可久。銅仁之要撫。平壩之臨城。黔之遺黎。何其不幸。
亟勅撫臣張鶴鳴。總兵鄧鍾。爲之行勦。于是太僕劉
述祖。公疏乞帑十萬。以濟軍興。不報。四十五年。黔撫
張鶴鳴奏。勦苗仲。而按臣楊鶴。以爲餉無所出。請帑
金四萬。以其半因之。以其半善後。寢不報。六月。黔按
楊鶴奏曰。撫臣張鶴鳴。奉命大創。進勦之初。止于
定番廣順。近復勦洪邊。兵分南北二路。洪邊收拾稍
易。定番掃蕩甚難。今者斬首六千餘級。而番寇俱聚。

勞平出其氛尚惡。大都始勦而終撫。聲勦而叅撫也。樞部覆張鶴鳴之議曰。烏撒爲滇蜀咽喉。衛則轄于黔。府則轄于蜀。似宜改蜀于黔。援晉定之先例。推永寧所未行。區畫最便。施秉控據苗穴。爲鎮遠門戶。乃縣則黔屬而戍楚。守備則楚官而駐黔。跡似犬牙。勢分秦越。當明戰守兩資之便。蜀撫饒景暉。巡按吳之皞。疏烏撒改隸黔中。其土知府安效良。言之泣下。先是貴州宣慰安堯臣以爭襲啓疆。逐效良于霑益。今復令其聽水西之齟齬。委羊而飼虎。改隸則害大。而

變生矣。若開天橋。厥礦夷情。洶洶愕駭難勝。請已之。
四十六年二月。黔撫張鶴鳴疏曰。兩江惡苗。楊應龍
之餘孽。界在鎮遠。施秉。平清。偏鎮。四衛之患。年來攻
圍縣城。勢雖猖獗。然一月可平。平之不當背楚。于是楚
按彭宗孟爭之曰。黔委楚于苗。吻也。兩江召釁。一良
吏足辦之。毋以疆場爲戲。鶴鳴曰。兩江無廣定之多。
亦無平定之強。臣願乘此勦局。傳檄于楚。不得不期
會。而道臣蔡復一故諭苗曰。聞原願反黔。勦爾。我不
忍殺黔。亦無兵。此復一外挑苗。內構宗孟。鑠金之口。

也。五月援遼總兵劉綎議調川貴土司三萬人。兵書黃加善裁其數曰。如聞宗傳之羈囚奢寅之跋扈。并平茶石梅右耶羅華羅用王朝臣等兵。雲南李倖部兵象奴五十人。廣西殺藥解藥四十人。苗刀三千抱。并可免調。以煩瑣屑。計調九千八百二十九名。卽以雅黎遊擊周世祿。廢將吳文杰。周敦吉。周一桂。分統之。七月黔撫張鶴鳴奏三省紅苗之劫奪四十八旗也。分勦之便。其四川苗首石千斤石老龍老架老等。曰十四寨。責成酉陽石耶邑梅三司緝之。其湖廣苗。

首龍老黨尤等九十八寨。責成永順保靖二司及鎮溪緝之。貴州苗首尤老保老等五十六寨。責成銅仁總兵緝之。八月永寧宣撫司奢崇明告變。水西奢社輝屯六十營。遂抄蘭地。殺擄無算。謂蘇似洵之入大方。來崇仁之請假還籍。有以構之。蜀撫饒景暉奏請。雜治之。四十七年。遼左用兵以來。當事者以徵調三省都司爲長策。戶部主事楊嗣昌疏言。遠戍沙場。非其本願。一有不測。將舉兵加誅。又言。各處土兵俱爲遼出。此苗仲得志之秋。橫肆攻圍之日。水蘭之役。黔

蜀相爭以莫解之寃共行間之役。勢必有變。不報。天啓元年九月十七日。蜀撫道鎮俱臨重慶。誓師援遼。蒲酋奢崇明率樊虎樊龍等作亂。撫徐可求道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周。重慶同知張文煥。推官王皇宅。順慶同知但世科。巴縣段高選。敘州同知熊嗣光。總兵黃守魁。叅將萬全。指揮正登爵等。同時遇害。募兵給事明時舉。御史李達。通判王天運。負傷踰牆而出。城中伏尸以萬計。納溪瀘州江安三城俱經燒劫。興文知縣張振德。勢不能支。同妻錢氏子張純。顧氏女淑。

安淑慶同自焚。僕嚴英顧美死之。永州長寧榮昌俱
已空竄。惟主簿徐大禮一門仰藥。南溪令王願甫。灌
縣令左重。桐梓令洪維翰。訓道趙愷。指揮韓應泰。李
世勳。郁聯若。張羽。鄉官同知董盡倫。俱力戰死。合州
守翁登彥。江津令周禮嘉。率衆坐守。剄其鋒。川北一
路尚藉安堵。巡按薛敷政具題。布政朱熒元署巡撫
事。二十八日。首陷遵義府。以播孽聲之也。所司袁任
逃去。馬鳳雛。龔萬祿死之。十月十二日。富順縣爲賊
所據。資陽內江蘭州。皆望風潰。周邦太遂降。巡按薛

敷政與布政朱熒元周著部署迎戰于資陽指揮冉
世烘雷安世瞿英陷陣死賊乘勝抵省城下按察林
宰胡承詔戴燦郎中劉可訓總兵沈崇極都司陳繼
先張承恩魯美中薛來衍范繼道顧鳳翔等爲之防
堵推官郭象儀結土司戰江門而歿二年正月二十
日總督張我續由棧道帶毛兵入奢酋時據新都僞
勅生員向上進爲副使自稱大梁天順元年安綿道
馮勞謙湖廣楊監軍述程同秦良玉兵譚大孝兵皆
至廿八日攻復新都郭縣金堂旋而克捷成都解而

遵義復三月太僕劉時俊因蜀事召募抵荊州聞遵義之報逆酋安蠻據之又聞安邦彥直逼貴州惟金力坑之役侯良柱黃運清與安賊遇而敗之副使徐如珂同知越其杰知縣劉國藩鄉紳董盡倫極力支之金富廉李大儒破產募兵亦竭矣女官秦良玉羅壩將譚大孝忠州判胡平表乘銳以來往年征播費至四百萬千里爲墟亟請發帑總督張我續嘆之遂誣時俊抵于法時黔酋安邦彥攻陷龍里甕安進圍貴州省城巡按史永安告急四月奢賊據渝城七閭

月矣。虎視瀘內。形占三寨。阨險二關。以爲天塹。監軍楊述程立志充總兵。杜文煥以廿二日攻佛圖關。叅將楊克順前衝賊營。而石柱司秦明屏統勁兵出賊背。忠州判胡平表督河南北土溪。各兵並進。二郎關俱下。直逼渝城。賊十七大營皆空矣。五月廿七日。薛總兵來胤盧叅政張副使計誘樊籠張彤。遂克渝城。復之。六月廿五日。蜀撫朱燦元以計誘酋將宋武等縛何若海于中青。若海充僞丞相。周鼎郭鼎鉉廖盛佐之。今入吾網。膠致檻車。其宋武張令張三重何法

秦周俸陳大臣閔侍孔等。赦其從逆。姑與維新。黔撫
因賊犯新添。叅將范仲仁。敵之于瓮城。失利。副帥徐
時逢坐擁不救。顧乃誣范。以違制治之。巡按侯恂曰。
馬一龍。白自強。表表者。今皆覆沒。豈不痛哉。七月十
五日。總兵楊汝懋。與賊戰于江門。布陣未齊。譚大孝
兵先潰。汝懋曰。一死耳。奮擊數十人。遂死。鄧懋官全
軍而還。坐營趙光啓。吳民望。王功馬。純祖。李宗顏。張
子偉。焦之才。王朝舉。黃金楊。桂先。徐永武。黃起。鳴。皆
死。八月初二日。叅政吳國仕。都司陳一龍。戰賊于金。

刀坑斬沈朝棟等三百餘級。于是扶國禎之毒羽水西之凶聲稍稍憫矣。九月滇撫沈儆烝援黔之師兩路並阻。尋甸嵩明武定三城幸無恙。平夷霑益二城漸次恢復。監軍黃似華知羊場捕鮓之爲祟也。以千金諭之。令其擒設科等而捕鮓反覆。叅將尹啓湯率沙源大破之。賊遁普安。復圍越州。而燬羅平。官軍截之敗去。於是儆烝會沐昌祚以報曰。祿千鍾之攻尋嵩也。叅將袁善知州周士國王育德退之。張世臣之攻武定也。叅將李思忠知府胡其慥退之。設科之犯

曲靖也。副使黃似華叅將尹路湯退之。今捕鮓復犯越州羅平。大有斬獲。而望餉如渴。請籌之。十月十三日。黔按史永安曰。部咨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之語。臣不覺仰天長嘆矣。二月初。賊領羅黨苗仲數萬圍會城者。六月。誅訪塘報。餉路盡斷。而威清平壩安莊烏撒安南普安定番所攻不一。陷安順。則推官徐朝紳死。陷廣順。則知州鄭鼎虜。陷畢節。則同知楊一以成縛。副使孫克恕歿矣。各衛之中于矢石者尤衆。春時滇撫遣都司李天常援普安。意主息兵。而賊首

羅應魁詐降于盤江。誘至疊水。全軍盡覆。此撫之爲害也。明甚。劾奏張我續王三善有旨責其戴罪入援。史永安李棲破格嘉之。時城中斗米四十金。父子相食。撫截髮按刺血。學道劉錫玄有殺妾飼士之風焉。十一月初五日。貴州圍解。巡撫臣王三善駐平越。纔得兵一萬三四千人。同監軍向日升從中路。何天麒從清江。楊世賞從都勻。舉人丘禾嘉大將劉超斬賊阿成禪將楊明楷孫元謨劉志敏等。奪龍里次宅溪殊死戰。凡七日。奪高寨。安邦俊斃于銃。斬級無算。

賊遂遁于老鴉關。入陸廣。總督楊述中奏總兵魯欽馬炯都清道。楊世賞由烏江入。帥龍萬化。秦明屏楊通霑由中澤林入。撫臣王三善爲後勁。潛師渡河。鹿廣者七營矣。三年正月。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奢崇明父子列數十營于武林。列七營于長寧縣之白塔山。二月。復圖仁合。諸處我爲間于安鑾。鑾遂拔營而降。土倫聞之亦降。而黔剪酋腹心。土城併奪。卽今遵義恢復。監軍道趙邦清推官胡平表副帥侯良柱。秦衍祚等之力也。安鑾者奢寅之右臂也。趙邦清謀所以

招之。而鑾心定。交僧了相。劉崇德等。誘以厚貲。叅將
侯良柱。往行間說。而鑾妻子爲賊將符國禎所挾。良
柱乃夜舉兵接之。黔撫王三善報曰。臣議援兵俱抵
會城。便當猝而壓賊。按陸廣河一路。直抵大方奢氏。
鴨池河一路。直抵安邦彥巢穴。楊明楷爲先鋒。孫元
謨。劉志敏。佐之。副總兵劉超統之。楊世賞監其軍。進
龍里。劉范曾成爲先鋒。黃連金。汝李師沆。佐之。平蠻
總兵張彥芳統之。河天麒監其軍。進威清。正月五日。
秦明屏連破賊。獲其母子。十二日。賊伏十數萬。諸營

遂潰。以採糧而乘其壘也。秦楚之兵各無戰氣。賊黨何中蔚宋萬化等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巖而斷定番之糧。苗仲爲左右翊期犯會城。我師祁繼祖等破龍里燬寨百五十斬首四百二十級。王建中等救青巖斬首三百二級。王元佐等斬首三百三十級。于是定番路亦通矣。二月滇撫閔洪學彙報捷事曰。霑益逆酋補鮮叛黨阿九等攻犯羅平師宗。檄裨將施翰李思忠等前復斬級千五百有奇。二十四營之叛阿九安應龍驅之而補鮮主之。兩歲來普安平夷六涼亦

佐勾連苗類。勢若連雞。滇之與黔。陰合而一。此番執訊。伏城有機。而秦兵沙。兵亦爲助。三月補酋賁千金。要北十二營長阿西等。投把事尹土保。以固盤江之援。叅政謝存仁。叅將袁善。率精兵火攻之。大敗其衆。平夷得全。三月巡按侯恂策黔曰。滇兵下盤江。以斷賊之臂。川兵出遵義。以扼賊之吭。粵兵進四城。以冲賊之脇。此黔之全局也。屯陸廣清上衛。守烏江。今宋酋何酋被縛。川人賀戰勝。賊遁竹將。唇齒寒矣。四月十五日。監軍道閔夢得。李仙品。劉可訓。搗巢之捷。從

小西門入。一舉而攻永寧二酋。遞壁于紅崖。擇女子千人。金銀十萬計。乞援于水西。水西頭目魯仲賢率兵來自白沙。入于獅子。爲蘭酋犄。大帥李維新等斬克耿洞。及其僞將阿稱。招撫赤水等二十三洞。四十八寨。斬級千有二十八。五月。仁合路監軍王世仁。徐如珂。率土將秦翼明。羅乾象。戰于銅鼓。真綏。遵義。監軍吳國仕。趙邦清。大集而攻古蘭。而天台。囤賊目。羅輔貴等。皆倒戈來歸。六月廿四日。總督楊述中。以都清道楊世賞軍情報曰。叅將王建中。捕賊于姑蕩華。

得四百八十七顆。七月總督朱燦元報曰。逆賊父子
庇水西聚殘苗而挺其險。今蘭目趙國壁。西日游朝
炳等相次乞降。臣檄大帥李維新分部圍擊。劉養鯤
縱火于龍場。林兆鼎勝于楠木刁菱。得級四百五十
七。秦衍祚攻于茶園橫山。得級三百八十四。前後降
衆計五千人。行間者劉可訓趙邦清也。閏八月御史
劉大受曰。楚餉黔非計也。黔局結于一時。楚運瑣于
歲月。黔不支而楚隨之。莫若發帑稱便。始奏膚功。兵
部覆王尊德疏曰。督臣不和宜更也。設偏沅巡撫專

全邊略記

理楚餉。征播例也。勞臣有功。宜敘也。謂王三善等解圍之勳。蜀滇協勦。宜力也。安効良借臂于水西。安邦彥走險于烏撒。滇越象嶺而據普定。蜀堵口蘭而截龍壩。黔得悉力擊安矣。餉路戍兵。宜設也。謂清平平越諸隘。土司郭順。宜獎也。謂定番州十二土司。募弩手運米而入圍城。班麟貴扼安賊下道。不爲遮殺。鐵貯花甲等夷樂。從轉糴。而沙源掃境。赴援大應旌賞。逆賊詭計。宜防也。乞撫退舍。緩我師之謂也。十月貴州巡撫蔡復一。謂水西兵可六千。乃自鎮遠以抵亦。

資千里四環苗種。有穠有狎。有仲有蔡。有宋周獬鬼。昔之陷普定破龍里。皆衆苗噓之也。非制苗無以孤賊。非附民無以實黔。而楚餉之後。輸未濟。前貯已空。呼吸無餘命矣。兵部策西南夷曰。搗虛之說。以從陸廣鴨池爲聲。以從遵義西寧爲實。轉奇爲正。須借特角于川中。坐困之法。距廣河以扼吾險。收沃壤以待其饑。用靜制囂。須防走挺于水外。則何以離水藺。使無合而逞也。何以使安効良尹。把事之無應于滇也。何以使沙羅二賊之無應于粵也。欲免獸窮之搏。先

防兔死之悲。則坐困搗虛。總憑合力。而殲渠用間。妙在兼行。閔洪學又策曰。普安安南諸營。水西所暱也。我攜之。泗城烏蒙。水西所嫌也。吾餌之。以一軍出。亦資趨新興。襲土官營。謂之正兵。以一軍出黃村。趨魯土。襲馬乃。謂之奇兵。十一月初三日。尹王保據干八納。袁善因大雷夜入而殲之。廿九日。監軍閔夢德。李仙品。劉可訓。分五路討賊。武臣則林兆鼎。范繼道。土官則秦翼明。羅乾象等。收其降將胡世孝等。得生口十人。僞梁大上皇奢崇明。皇太婆安氏。皇伯奢崇輝。

丞相蔡貴張問極何以清。經略李廷都督王承恩尚
書法答。總督張紳。侍郎葉木。惟寅中二鎗。竊馬而遁。
龍場遂虛。四年正月初二日。按臣報曰。黔撫王三善
于去臘。部署大將魯欽馬炯。監軍尹伸。向日升岳具
仰等。從畢節進大方。攻破金營山。安位奢社輝。竄入
火灼。安邦彥奢寅。逃入織金。又入龍場擒奢崇明矣。
班師回。將抵化竹宅吉。各洞擺鬼。蜂擁六聚。我兵登
山苗以火。遂爾大潰。三善被創落馬。苗扶掖之而去。
蓋誤陳其愚之詭降也。

文臣同知方明棟梁思泰進
士田景猷知縣萬應奎捕官

楊思炎知縣。陸從龍。武將王達。陳濟民。李邦。王建中。
王得勝。董兆舜。秦明屏。藍補。哀陳我謀。田有龍。耿良。
張要宗。延齡。尤正國。周國用。聶應德。馬武。單天胤。李。
紹忠。譚事君。劉象民。羅承富。曹思敬。黃中和。劉應龍。
陳富俞。報國。張俸。楊鯨。羅袍。羅承寵。二月總督朱燦。
劉仲時。楊通。張懷等等俱歿于陣。

元疏。臣履戎行。問古。蘭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江。皆。
膏腴也。地雖隸黔。土實在蜀。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
力。始就廓清。蜀自尊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爲利。反。
以養兵爲累。談及改流。輒多蹙額。然永寧一片土。西。
至建武。東至遵義。三面環賊。未可仍置宣撫也。論者。
欲以赤水河爲界。河以東龍場一帶。悉與黔。河以西。

至永寧。悉還蜀。而永寧居中。設立道府。稱便。或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所。地勢人情。必出於此矣。六月十七日。總督楊述中奏。大將魯欽攻貴州平茶。斬級三百。十月。凱里土官楊世蔚告急。曰。安酋結苗據岩頭。則凱里不能支。大帥魯欽尅其寨。而運道接四衛矣。五年三月。我師魯欽。劉超。黃越深入水西。襲于織金。斬首八千有奇。十二日。我師稍懈。施兵暗通西兵。倡逃焚營。遂敗績。督臣蔡復一列諸將罪狀。下部條晰之。五月。滇撫閔洪學曰。霑益州。夷九漢。

一而吏之爲營火者四十有八。自烏撒軍逃而州墟
矣。自擒設科而後。土官安遠死。姑以流官領之。始有
赴州輸糧者。土官沙源。拮据急公。宜加鼓舞。又奏報
曰。烏撒土酋安效良。水西肺腑也。自擒安應龍而酋
不自忘。故西烏雷其截黔而向滇者。勢騎虎也。三十
九營衆殆十倍。副總兵袁善。土官沙源。吾必奎龍在
田等。血戰霑益城下者。凡五日夜。破賊五六萬。亦已
奇矣。布政謝存仁。叅政王鎮。同知吳思溫。皆有存城
功。修撰王應熊獻五策曰。固本屯守。行師進取。勦撫。

此五者而西南可定也。侍郎沈演曰：招夷目以誅邦彥。得邦彥而赦安位。所以善黔而專遼也。十月總督朱燦元陳會勦機宜曰：滇之正兵須出沾益。遏效良佐。闢之謀而又另布天生橋尋甸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宜臨畢節。扼諸夷合縫之區。而另抄出龍場岩後。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繇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逆彥巢穴。而繇綠廣鴨池以搗其虛。粵西之兵徑出四城分頭策應。三方布置既定。八道聲勢相連。臣率大兵繇遵義約定期會鼓行並進。六年三月偏沅撫

閔夢德、黔撫王城報曰：安邦彥率衆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四日。大帥魯欽死于營中。十六日賊燒麻姑孫官堡，逼于城下矣。巡按傅宗龍告急曰：魯欽蹉跌，苗仲蟻趨。臣等先遣王國貞守攻河沙壩之獬鬼，盡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之狡夷爲之奪氣。繼遣張雲鵬等拒逆彥於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算。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十月貴州巡按傅宗龍奏苗仲之捷。道將周弘、晷、張雲鵬、胡從儀、陳謙共斬苗勾哈。功級一千二百七十五名。

獨山州土官蒙詔其子蒙恩。裹糧特表公勇。擺沙一役。合算于四朝。焚巢于半夜。擺尤擺客打里西岩等寨。猶振落也。撫則王城。督則蔡伏一也。敘賚有差。七年。總督閔洪學敬陳進取機。宜曰。賊之藩籬。東爲播北。爲蘭。叢已盡撤。獨畢節一路。與西夷通耳。絲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赤水城郭。尚可憑而守。宜結老營于此。整頓兵馬。積儲糧草。事事庀具。移營漸進。四十里爲白岩。六十里爲層臺。又六十爲畢節。至大方。不滿六十里。賊必併力而禦。

非重兵不能奔而據之。畢節一據。則四夷交通之路斷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義之兵。尅日并進。賊必不能支。按臣之疏。所云貴取之二逆者。端在此矣。此舉宜爲久不爲者。蓋緣貴陽至畢節三百餘里。中爲水西隔絕。黔文。武吏俱駐貴陽。豈能分身越險。永寧之道。鎮兵將俱隸四川。又豈能舍已芸人。以故頻年置而不講。使必據之要害。棄爲甌脫。可耕之沃土。鞠爲蒿萊。良可大息。

職方氏論曰。詩有之。价人維藩。大師維垣。豈不譙遠。

矣哉。孝陵剖符沐氏。世填西南夷。爰及苗裔。長陵伐交趾。張氏建麾不終。卒致叛貳。蠻夷之習。所腓其人。所頂踵其類。雖歷世不變。蓋其性也。因而治之。使得掌兵蔽華。交制竊發。然而襲替之權。必萬里赴闕。或獻馬象方物。惟謹言有君也。必有尊也。貢琛通道于中朝。姑息乃寬其介使。於是越數十年。而有天順間。呈繳勘奏之制。越數十年。而有成化間。納穀備賑之制。遠人無罪。懷璧其罪。以一紙書開其悍。以一斗粟陋其規。流之濫觴。雖釐更仍。世宗初御約法。

稍簡易。然掌股掣曳。終不能復。祖宗之舊焉。鄭端簡勝有言曰。畫正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飭武事于節制。修文德于廟堂。誠哉訓述之有章也。雲南酋長以什伯數。而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爲之最。向背靡常者。鎮南蒙化順寧霑益也。諸甸約束騰衝諸羅。窺竊尋靖。益之反復。而麓川之虛耗。孟養之曲徇。又多歷年歲。征發京軍。大者秩萬戶。爵次及養子門朋。曾何補于柔遠輯邇之道。貴州酋長以什伯

數而泗城之北窺永寧芒部之南擾畢節有播之外突普凱之內潰交讒構亂喜禍弄兵四川酋長以什伯數而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龍州咽喉于松番每遮向道烏蒙烏撒諸部內黨日堅敘瀘之間聯其醜類惟是播州旁通四省逆節忍自房闔夫雌鳳何損于版圖乃惛惛繕征匹夫匹婦瘳手瘵軀于負米轉于棧峽中楮其酋官名稱郡縣雖時逢萬曆內帑充溢而魚鳧蠹叢間蕭然苦兵矣未二十年而有奢安之變是時因遼騷及西南夷至括楚水以上

五省之力。移畱都歲運。遙應援黔。腹裏益竭。其策愒矣。漢人出竊。作馬。焚僮。斃牛。採珠。採木。伐金。錫。礦。徒。因緣爲奸。防閑多廢。而大小吏。以武斷荒服。滋好貨之實。將母謂。明天子。遂不見萬里外耶。安其居。宣其用。生其共。有位者之風也。